

五



原件短缺

P1

集傳

○集傳云文王在上而昭于天
邦其命維新則其命時矣故

命豈不時乎蓋以文王之

左右是以子孫

王陟降在

也此不顯之德何以忽膺帝命意者文王之德
與天無間其神無時不與帝接故受命之神如
此乎

疊疊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
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傳云疊疊勉也○集傳云文王非有所勉也純亦
不已而人見其若有所勉耳其德不已故其令聞
亦不已德盛如是故上帝敷錫于周時維文王孫
子其本宗則百世為天子其支庶則百世為諸侯

皆天命也不惟如此而已而又及其臣子使凡周
之士亦世世脩德而與周匹休焉○詩緝云陳錫
者推懷保惠鮮之澤也言疊疊而繼以陳錫由精
神心術而達於政事設施同此一誠之運不誠則
不溥也陳錫於周者錫民也而及其孫子蓋文王
惟知錫民而錫民者乃所以錫子孫也欲成王知
今日之享有天下皆文王之澤而罔敢失墜也○
集解云凡周之士雖其不顯者猶莫不世而况其
顯者乎士猶且獲世而况文王之子孫乎此所謂

言周
大雅
陳錫哉載周也

愚意陳錫哉周候五字為句陳布列也錫猶錫
土姓之錫言此分布錫命之周候大都文王之
孫子也周封周姓八百國布列天下故曰陳錫
耳○凡周之士兼子孫臣庶言之上文特言其
子孫之盛而未著其賢故復言凡周之士不顯
亦世不顯者言其中不顯著者也不顯著者亦
皆能世其業甚言賢才之衆多也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
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傳云翼翼恭敬也楨幹也○集傳云思語辭皇美
也濟濟多貌○集解云士之不顯者猶且翼翼不
忘敬也而况其顯者乎言士未有不可用者也○
王介甫曰楨國所恃以立也周獲天人之助矣故
能生周之楨也○劉執中曰濟濟多士本由文王
陶範而後生而文王之邦國又待多士濟濟以為
安寧焉猶人勤于菑田反以自養樂于植材反以
自庇

此篇諸章皆首尾相聯則世之不顯不過上章落句轉語耳蘇說得之思斯古通用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中庸註云穆穆者深遠之意敬德之容也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書傳云穆者敬而有和意○詩緝云所可見者容也故穆穆足以形容之所難言者心也故緝熙不足以盡而又以於發之○曹氏曰麗附麗也○箋云服者九服之中○集傳云穆穆

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是以大命集焉時維有商孫子其數不止於億然以帝命集於文王今皆維服于周矣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皐王之蓋臣無念爾祖

傳云膚美敏疾也皐殷冠也○集傳云服殷冠者先代之後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于王家時王不敢變焉而亦所以為戒也天命不常故殷之士助祭于周於是呼王之蓋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

詩序 卷之六 五
祖文王之德乎蓋以告王而不敢斥言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來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箋云王能述脩祖德常言配于命而行則福祿自來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宜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傳云義善虞度也載事刑法孚信也○集傳云遏

絕也言天命不易保如此無若紂之自絕於天而希明其善譽於天下又度殷之所以廢興者而折之于天然上天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得而度也惟取法于文王則萬邦作而信之矣○詩記云宜昭義問所謂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蓋天命之大非小智偏學所能與也又虞度商之興亡自天者自警其怠矜然可識愈敬懼而不敢怠矣

集傳云此詩首言文王之昭于天而不言其所以昭次章言其令聞不已而不言其所以聞至四章

然後所以昭明不已者乃可得而見焉然亦多詠
歎之言而語其所以為德之實則不越乎敬之一
字而已然則後章所謂脩厥德而儀刑之者豈可
以他求哉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詩故云是詩蓋述武王伐商之事推本受天命則
由王季文王之德也○古者兩君相見則歌大明

蓋欲其知周德之有自使畏天命而述職耳

觀詩

及商事此說
誠為得旨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
使不挾四方

詩緝云首述天命喪殷之事先言天人相與之理
明明在下君之善惡不可掩也赫赫在上天之予
奪為甚嚴也○箋云天之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
天子也今紂居天位而又殷之正適以其為惡乃
棄絕之使教令不行於四方是天命無常維德是
予耳

愚意位位之也言天已定位乎殷適使為天子

也無兩層意挾者據而有之或云適當如字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傳云摯仲氏任摯國任姓之中女也身重也箋云重謂

懷○集傳云殷商商之諸侯也嬪婦也京周京也

將言文王之聖而追本其所從來者如此蓋曰自

其父母而已然矣○陳壽翁曰聖賢之生不偶然

也有配偶之賢而後有嗣續之賢故詩推本聖賢

之生往往自其所從來其意深矣○王介甫曰摯

仲氏任繫其夫而言大任繫其子而言列女傳云太任端一

誠莊惟德之行及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

聲口不出教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

識百卒為周宗君子謂太任為能胎教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箋云小心翼翼恭慎貌方國四方來附者○朱克

升曰終日乾乾對越上帝即小心事帝之謂○劉

公瑾曰敬者千聖傳心之法唐虞君臣相戒惟此

○傳云回違也○唐士雅曰敬以直內故無回邪

愚意小心翼翼即敬止不回即緝熙言敬德之
純也不回言終始如一更無退轉耳非回邪之
回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
在渭之渙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傳云洽水也渭水也渙厓也○箋云天監視善惡
於下其命將有所依則豫福助之於文王之初載
則為之生配於氣勢之處○集傳云嘉昏禮也大
邦莘國也子大妣也將言武王伐商之事故此又

推其本而言天命既集於周故於文王初年而默
定其配所以洽陽渭渙當文王將昏之期而大邦
有子蓋曰非人之所能為矣

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
不顯其光

傳云倪磬也

釋文云磬譬也

○王介甫曰譬天之妹言其

德可以繼天也文王與天合德非德可以繼天者
孰能為之配乎○集傳云文禮祥吉也言卜得吉
而以納幣之禮定其祥也造作梁橋也作船而比

言原 九
之加版於其上以通行者即今之浮橋也傳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張子曰造舟為梁文王所制後世遂以為天子之禮○黃伯起曰舟以濟險非專為親迎設也親迎而涉津渡持偶然耳程子曰先儒以親迎于渭謂天子須親迎文王親迎時乃為公子未為君也况周國自在渭傍不是出疆

愚意文文王也定成也薄姬夢龍據其腹高帝曰此貴徵也吾為汝遂成之○先在親迎及德之並耀不在禮備更不在造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燹伐大商

傳云續繼右助燹和也○集傳云行嫁也天既命文王於周之京矣而克續大任之女事者維此莘國以其長女來嫁於我也○朱備萬曰有大任復有太姒故謂之續言女德克繼也生文王又生武王故謂之篤言天命匪懈也其伐商也除暴救民以殺止殺故謂之燹言其無慙德也○詩故云調適得宜之謂燹順天應入故曰燹伐○王介甫曰

言大商者乃所以大文武之德以為商大矣非大德則不能燮伐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與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箋云殷盛合其兵衆陳于商郊之牧野而天乃予諸侯有德者言天命去紂周師勝也臨視也女文武王也天護視女伐紂必克也○袁氏仁曰侯與則天子亡此意不言自見○詩記云紂以天子之威驅如林之衆而來武王方身躬然諸侯

而起苟較強弱而計衆寡其心必疑貳矣然當是時武王方一心以奉天討若上帝實臨之計較之私豈得而容哉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蓋諉為勉之之詞以形容武王奉天討之心也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騶彭彭緄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傳云洋洋廣也煌煌明也駟馬白腹曰騶師大師也涼佐也○集傳云鷹揚如鷹之飛揚而將擊言其猛也肆縱兵也會朝會戰之旦也言武王師衆

詩原 卷之六 十一
之盛將帥之賢伐商以除穢濁不崇朝而天下清明所以終首章之意也

輔漢卿曰讀大明之詩當知天人之際安危治亂興廢存亡之機如應影響皆非苟然也

縣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詩故云此詩蓋周公相成王追王太王王季祀以天子之禮而述其造周之事以明當王之意也

縣縣瓜瓞毛云興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

復陶穴未有家室

傳云縣縣不絕貌瓜紹也瓞疏云大曰瓜小曰瓞也

必小紹者近本之瓜紹先歲之瓜也民周民也土居也沮水漆水也

嚴云此詩言漆沮指豳國漆沮之上游也下文周原傳謂漆沮之間指岐周漆沮之下流也古

公豳公也亶父字○詩緝云周帝嚳之後本大瓜

之種中嘗衰小如近本之瓜則小也至未則復大

喻周至文王而復興○集傳云復重審也○集解

云復復于土上也穴鑿地也其狀皆如陶然太王

始處于復穴無室家之盛及遷于岐周而後大興

焉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
聿來胥宇

傳云率循也滸水厓也姜女大姜也胥相宇居也
○箋云來朝走馬言其辟惡早且疾也循西水厓
沮漆水側也爰於也於是與其妃大姜自來相可
居者著大姜之賢知也○詩記云來朝走馬形容
其初遷之時略地相宅精神風采云爾○徐士彰
曰周公原周家創業時有此艱難正今日後王所
當追念者也

周原膺膺董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
築室于茲

傳云周原沮漆之間也膺膺美也董菜也荼苦菜
也○徐子先曰土地沃饒不問菜之美惡皆甘如
飴猶賈山云江臯河濱雖有惡種無不猥大○詩
緝云爰始謀及乃心也爰謀謀及卿士庶人也契
龜謀及卜筮也○王介甫曰曰止者命其臣民止
於此也曰時者命其臣民以土功之時也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

周爰執事

集傳云慰安止居也左右東西列之也疆謂畫其
大界理謂別其條理宣布散而居也或曰導其溝
洫畝治其田疇也自西徂東自水滸而東也周徧
也言靡事不為也○趙士會曰慰者憫其跋涉之
勞止謂遂其即次之願

劉執中曰畫其疆界則田可分正其溝洫則水

可理樹藝不失土宜則地利可宣畝澮不失地勢則田原可畝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
作廟翼翼

箋云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故召之使
立室家之位處繩者營其廣輸方制之正也既正
則以索縮其築版上下相承而起廟成則嚴顯翼翼
然○劉執中曰二章言遷三章四章言其營民
居授民田此章始營宮室焉○傳云君子將營宮
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

棟之隩隩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
鼙鼓弗勝

傳云棟蘩也隩隩衆也登登用力也鼙大鼓也○

集傳云揀盛土於噐也度投土於版也薨薨衆聲也登登相應聲削屢墻成而削治重復也馮馮墻堅聲○箋云五版為堵○詩緝云考索春秋傳曰魯人之臯臯緩也役事以弗急為義故以臯鼓節之古者上之使下以仁常欲緩而不迫下之事上以義常欲敏而有功以鼓節之而弗止故曰鼙鼓弗勝

廼立臯門臯門有伉廼立應門應門將將廼立冢土戎醜攸行

箋云諸侯之宮外門曰臯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傳云伉高貌將將嚴正也戎大醜衆也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集傳云太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為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冢土亦太王所立而後因以為天子之制也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柝械拔矣行道兑矣混夷駮矣維其喙矣

傳云愠恚墮墜也兌成蹊也○箋云柞櫟也棫白
接也○曹氏曰枝遂茂也兌和悅也○集傳云言
太王雖不能殄絕混夷之愠怒亦不墮墜已之聲
聞蓋雖聖賢不能必人之不怒已但不廢其自脩
之實耳然太王始至此岐下之時林木深阻人物
鮮少至於其後生齒漸繁歸附日衆則木枝道通
混夷畏之而奔突竄伏維其喙息而已言德盛而
混夷自服也蓋已為文王之時矣

詩緝云自古公亶父至此備述太王本末謂雖退

避于幽而能植立于岐也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
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傳云成平也蹶動也虞芮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
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竟則
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
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
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
以為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率下

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
 武臣折衝曰禦侮○集傳云蹶動而疾也生猶起
 也凡遭蹶者其起也甚猛厲意或取此○徐子先曰凡言受命必言
 佐命見君臣一體王者名世相待相成之義亦欲
 後王繹思以用賢也

棧樸文王能官人也

芄芄棧樸薪之樵之也興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傳云芄芄木盛貌棧白接也樸枹木也樵積也趣
 趨也○詩緝云棧小木又樸屬而叢生根枝相附

着若無所用然猶可用之為薪以烹飪喻文王用
 人植材雖微不棄况其大者乎○集解云文王官
 人小大無所遺棄如用棧樸者然故其在朝也左
 右翼然趨之言官備也

薪者樵采之也樵乃燔爨之意其字从木从酉
 从火木則薪也酉者注物之器釜甑之屬也火
 燔爨也左右趨之兼含下二節意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戔戔髦士攸宜

傳云半圭曰璋戔戔盛壯也髦俊也○箋云璋璋

璜也祭祀之禮王裸以圭璜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璜○唐士雅曰髦士攸宜言其助祭之稱職也

淠彼涇舟烝徒緝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傳云淠舟行貌緝擢也天子六軍○詩緝云獨言涇舟者蓋詩人指山川為喻多以土地所見者言之

乘舟必賴衆楫以共濟行師必賴多士之同力行師之趨險與涉川同故舉以為興

曹氏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二章言祀三章言

戎○本義云見王所官人入宗廟從軍旅皆可用言文武之材各任其事也

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詩緝云此章言由文王之化能作成人材也雲漢倬然明大為文章於天人皆仰之猶文王以文治昭揭于上人所觀瞻也○箋云文王九十餘故云壽考○集傳云遐與何同○詩故云水氣至薄積而為雲漢猶能為章于天周王壽考德教入人深矣寧不興起此多士乎

首二句影說其文德之盛下二句直言其歷時之久蓋高明而復悠久此文王之所以化成於天下也語若呼應意實相承與他處興體又別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網紀四方

傳云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相質也○箋云網罟

張之為網理之為紀朱子曰四方皆在○疏云上

言文王之表章此又言其有文章之事言治寶玉

為器所以可追琢其體以為文章者以金玉本有

其質性故也以喻文王所以可脩飾其道以為聖

教者由本心性有睿聖故也心性有睿聖故脩飾以成美其文如雕琢其質如金玉勉勉然勤行善道之我王以此文章教化天下故能網紀四方成其治理

易曰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追琢其章即所謂發於事業也金玉其相即所謂暢於四肢也又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即此之所謂勉勉也蓋其天德之剛穆然常運自有以默提天下之精神使之鼓舞而不倦此所謂網

紀四方也。○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即所謂有斐君子盛德至善者也。非聖人不足以當之。舊以章相屬人追琢之金玉之為作人恐未確也。綱紀乃正謂作人耳。

前三章言賢才衆多文王兼收之序所謂能官人者也。後二章又推本而言此衆多之賢才實文王之德有以培植而興起之故能得此多士之助也。躬自作之躬自享之故曰善人必食其報。

旱麓受祖也

詩緝云此詩以旱麓榛楛起興言文王承前人積累而興故曰受祖也。○詩故云此蓋王用享于岐山之詩也。曰清酒曰騂牲曰干祿曰神所勞矣皆享事也。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傳云旱山名也麓山足也。○詩緝云麓承山之氣者也。其山高大則麓之得其氣也。深厚其氣深厚故草木茂盛培塿無松栢其氣薄也。山喻先祖麓

言原 六 形
喻子孫榛楛喻福祿言文王承先祖積累之厚故
其福祿盛大也○張叔翹曰漢人云和氣致祥張
子曰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無入而非百順故
君子樂其道蓋天地種種福祿不過和順之氣所
凝成而聖人一身溫良易簡與和順之氣自相
泊故不期福祿而福祿歸之自是實理

豈弟君子非有為而為也率其冲和恬粹之性
而百行自成其獲祿也亦不外此而得之然則
君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矣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傳云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箋云瑟
潔鮮貌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
勺青金為外朱中央矣○集傳云瑟鎮容貌言瑟
然之玉瓚則必有黃流在其中豈弟之君子則必
有福祿降其躬明寶器不薦於褻味而黃流不注
於瓦缶則知盛德必享於祿壽而福澤不降於淫
人矣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詩緝云此言其作人之妙也鳶飛至天魚躍于淵
言天壤之內莫不自得其性而不知所以然也作
之以豈弟是性天感發之妙自有手舞足蹈而不
自知者○謝氏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子謂
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各得其所也詩人言如此
氣象周家作人似之

清酒既載駢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箋云既載謂已在尊中也祭祀之事先為清酒其
次擇牲○李和伯曰君子受福豈以清酒駢牡之

故哉古人奉牲以告所謂馨香無譏慝也故有豈
弟之德則受福○詩記云先祖遺子孫之業莫大
於人材故前章言作人後章以報祀繼之

瑟彼祿核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集傳云瑟茂容貌燎爨也勞慰撫也○詩緝云祿
核茂密則民取為薪而燎之君子有豈弟之德則
神介以福而勞之

兩者皆非作意於其間而自相為因應者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詩緝云莫莫茂密貌回邪也茂密之葛藟延蔓于木之枝幹喻文王憑先祖之功而起也文王樂易求福不回表記言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蓋有一毫覬覦之心則邪矣

愚意葛藟之上延乃其天性固然以喻文王之上達亦猶是耳回猶言詭遇也文王率性而行自然上達自與福會何詭遇之有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箋云言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本義云文王所以聖者世有賢妃之助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妣嗣徽音則百斯男

傳云齊莊媚愛也周姜大姜也大妣文王之妃也大妣十子衆妾則宜百子也○集解云思齊謂能以禮齊其家○王介甫曰齊者母道也媚者婦道也為人母盡母道為人婦盡婦道者大任也○集傳云言此莊敬之太任乃文王之母實能媚于周姜而稱其為周室之婦至於太妣又能繼其美德之

音而子孫衆多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集傳云惠順也宗公宗廟先公也恫痛也刑儀法也○集解云文王上順其先公推其心以事天地百神而無有怨痛下治其室家推其道以御宗族邦國而無有不順言文王之治遠自其近者始而皆一道也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集傳云雝雝和也肅肅敬也言文王在閨門之內則極其和在宗廟之中則極其敬雖居幽隱亦常若有臨之者雖無厭射亦常有所守焉其純亦不已蓋如是○詩記云聖人神人之主也如前章所載神人孚格稱其為主矣欲求所以孚格之道當于此章觀之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詩記云戎疾大患難也姜里之囚是也昆夷獫狁

則其餘已○集傳云殄絕烈光假大瑕過也承上章言文王之德如此故其大難雖不殄絕而光大亦無玷缺雖事之無所前聞者而亦無不合於法度雖無諫諍之者而亦未嘗不入於善傳所謂性與天合是也

不聞亦式敬之純也不諫亦入虛之極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人之無斃譽髦斯士

集傳云冠以上為成人小子童子也古之人指文王也承上章言文王之德如此故一時人材皆得

有所成就蓋由其德純而不已故今此士皆有譽於天下而成其俊乂之美也○王介甫曰初言太任大姒則化成乎內也終言譽髦斯士則化成乎天下矣

造進脩也有造者日就月將進進不已之意

輔漢卿曰以上三詩皆言文王德盛而皆及作人之事蓋聖人之德必見於作成一世之人才然後為至易觀卦曰觀我生君子无咎意蓋如此○詩記云聖人澤流萬世者莫大於作人所以續天地

生生之大德也故此詩以是終焉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
王

詩故云述文王伐密伐崇之事而推本太王王季
克讓以至于文也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
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者之憎其式廓
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傳云皇大莫定也二國殷夏也四國四方也○詩

緝云首原天眷太王之意言維此夏商二國失道
天既絕之乃於四方之國謀究計度求民主而未
得其人上天遲久之徘徊詳審憎其用大為虐者
乃眷然西顧于周以此岐周之地與太王居之○
本義云二國即密崇也毛以為夏殷夫此詩惟述
文王何因遠及夏世且終篇無殷事則毛說非矣
此說甚確

式規模也憎其式廓言厭其方域徒然廓落而
無人可當其簡在也

作之屏之其蓄其翳脩之平之其灌其柵啟之辟之
其檉其楛攘之剔之其廩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
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傳云木立死曰蓄自斃為翳柵柵也檉河柳也楛
積也廩山桑也串習夷常也○集傳云作拔起也
屏去之也翳小木蒙密蔽翳者也脩平皆治之使
踈密正直得宜也灌叢生者也柵行生者也啟辟
芟除也攘剔謂穿剔去其繁冗使成長也帝遷明
德謂遷此明德之君于岐周也○詩緝云此述太

王遷岐之始所謂天作高山太王荒之者也岐地
險阻允多林木民歸之者衆乃競刊除以立室家
以治田畝也串夷載路謂由之者衆串習其平夷
而成大路也立配者王者配天將立之以為配其
受命堅固不易也蓋曰太王之時天命已定周之
當王也久矣

帝省其山林棫斯拔松栢斯兌帝作邦作對日大伯
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况則篤其慶載錫
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本義云省視也。○傳云允易直也對配也善兄弟
曰友。○王介甫曰拔者擢其脩幹之謂允者悅澤
外見之謂。○集傳云因心無所勉強也以太伯而
讓王季則王季疑於不友故又特言王季所以友
其兄者乃因其心之自然而無待於勉強既受太
伯之讓則益脩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其兄以
讓德之光猶曰彰其知人之明不為徒讓耳。○龍
顯賓曰友稱因心猶孝稱養志此正王季天理人
情之極其至處因太伯讓國之心而坦然受之毫

不徇拘於形迹之間自下聖一等鮮不泥於傳受
之次以為伯也去仲也當立或云兄既去余何獨
不然此無論終拒不受為忤於兄之心即稍萌遜
謝之念猶非渾忘古聖人處兄弟之間形雖異而
心不啻如貫真有難以彼此分者詩人於此不可
名之為同心為一心故曰因心云爾象憂亦憂象
喜亦喜舜亦因心也變中之變不忍逆其偽也此
之因心變中之常不忍拂其誠也至此而無待於
勉強不必言矣。○詩緝云此章述太伯王季相讓

詩經卷之六
二六八
之事為文王張本也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傳云心能制義曰度貊靜也○箋云照臨四方曰

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

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全引左傳○集傳

云上帝制王季之心使有尺寸能度義又清靜其

德音使無非間之言○詩緝云帝度其心謂王季

此心之微與天通也天監知王季之心能以靜養其令名非有心于干譽者王季雖無心於干譽然其德明而類長而君順而比自不可掩類倫類也記言知類通達謂觸類而通一理混融徹上徹下也順言不擾比則歡然相受矣比及文王其德靡悔言無毫髮之不慊也○徐子先曰靡悔即于今為烈之意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拒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

旅以篤周祐以對于天下

集傳云畔離畔也援攀援也言舍彼而取此也歆欲之動也羨愛慕也言肆情以徇物也岸道之極至處也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歆羨則溺於人歆之流而不能以自濟文王無是也故獨能造道之極至蓋天實命之而非人力所及也是以密人不恭違命興師則赫怒整兵而往過其衆蓋亦因其可怒而怒之初未嘗有所畔援歆羨也此文王征伐之始也○詩故云畔援猶言判渙怠而後時之義

也歆羨則汲汲而先事矣○程子曰登岸既濟之義○徐子先曰行師之際雄心最易逞文王伐密伐崇終無畔援歆羨所以為聖人之師成湯不震動難竦亦此意

無畔援無歆羨則超然脫離情欲之界矣故曰誕先登于岸未臻乎此則動以人既臻乎此則動以天動以人即辭不為廉動以天則取不為貪遏密之師正動以天者也故乃以篤周祐而可對天下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
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
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傳云京大阜也矢陳也小山別大山曰鮮將側也
方則也○箋云大陵曰阿鮮善也方猶鄉也○集
傳云依安貌京周京也言文王安然在周之京而
所整之兵既遏密人遂從阮疆而出以侵密所陟
之岡即為我岡而人無敢陳兵于陵飲水於泉以
拒我也於是相其高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也○

鄧容歸曰我陵即我阿我泉即我池戒無犯也乃
密人不吾人哉動以天之道也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
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
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唐士雅曰聲謂號令色謂威嚴夏謂侈大革謂紛
更○詩記云不大聲以色則不事外飾矣不長夏
以革則不縱私意矣無外飾無私意此明德之實
也○集傳云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

不暴著其形迹又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故又命之以伐崇呂氏曰此言文王德不形而功無迹與天同體雖興兵以伐崇莫非順帝之則而非我也○傳云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臨臨車也衝衝車也墉城也

將言伐密先言無然畔援云云見文王之非有私將言伐崇先言不大聲以色云云見文王之非好事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弗弗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集傳云閑閑徐緩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屬續狀馘割耳也安安不輕暴也類將出師祭上帝也禡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謂黃帝及蚩尤也致致其至也附使之來附也弗弗疆盛貌仡仡堅壯貌肆縱兵也忽滅拂戾也言文王伐崇之初緩攻徐戰告祀群神以致附來者而四方無不畏服及終不服則縱兵以滅之而四方無不順從也夫始

攻之緩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也此所謂文王之師也

按掌戎政者謂之大司馬此祭必司馬主之故云禡且今行軍者先祭馬神或古人亦復然耳訊猶偵候間諜之類第第騰沸貌仡仡窘迫貌仡仡猶岌岌也

靈臺民始附也

詩記云文王之作臺主於望氛視觀民俗以察天人之意因以疏淪精神宣節勞逸蓋一弛一張無非事也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所謂靈者不過如此漢儒因此遂以為受命稱王而以靈臺為天子之制悖矣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傳云四方而高曰臺經度之也○劉執中曰經謂

制其廣深營謂定其基址○王介甫曰經其南北而四營之○集傳云謂之靈者言其倏然而成如神靈所為也不日不終日也亟急也文王之臺方事經營而庶民已來作之所以不終日而成也雖文王心恐煩民戒令勿亟而民心樂之如子趣父事不召自來也

王在靈囿麇鹿攸伏麇鹿濯濯白鳥騫騫王在靈沼於物魚躍

傳云囿所以域養禽獸也○集傳云攸伏言安

所處不驚擾也濯濯肥澤貌騫騫潔白貌○曾子固曰鹿自如而不驚鳥翔集而不去魚亦跳躍而自適則文王之時飛潛走伏皆遂其性也○詩緝云凡誇言其鳥獸魚鼈之美者皆民歡樂之之辭也文王之鳥獸魚鼈亦何以異於人哉

虞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鍾於樂辟靡

傳云植者曰虞橫者曰拘業大版也樅崇牙也賁

大鼓也鏞大鍾也論思也水旋丘如璧曰璧靡以

節觀者疏云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猶如璧然以水繞丘所以節約觀者

○箋云論之言倫也虞也拘也所以懸鍾鼓也設
大版於上刻畫以為飾○黃氏佐曰樂之不能已
而言之不能盡故曰於論於樂○詩緝云書無相
奪倫記論倫無患○此即孟子所謂聞王鼓樂於
此欣欣然有喜色者也言之不能盡而嗟嘆之不
能已則民之愛戴者深矣

於論鼓鍾於樂辟靡鼉鼓逢逢矇矍奏公

傳云鼉魚屬逢逢和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
子曰矍公事也○詩緝云申言鼓鍾辟離之樂詠

歎莫能已樂之更端曰奏言方奏其事樂之不厭
之辭也

愚意公所公事皆公也不必泥公為事

詩記云或疑靈臺之詩叙臺池苑囿與民同樂胡
用以辟離學校勦入之彼盖未嘗深考三代人君
與士大夫甚親遊宴之誓御征行之扈衛無所往
而不與髦俊俱焉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學者固
學士之所常隸夫豈有二事哉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

馬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傳云武繼也三后太王王季文王也王武王也○

箋云下猶後也後人能繼先祖者維有周家最大
世世益有明知之王三后既沒登假精氣在天矣
武王又能配行其道于京謂鎬京也○集解云武
迹也先王既沒而其迹在下不絕者惟周然耳○

集傳云配對也謂繼其位以對三后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詩緝云武王之所以能配三后于京者以其於先

世之德能起而求之善繼述也求世德故能長配
天命有天下而傳無窮遂成王者之位也三后之
德孚民久矣至武王有天下然後其信成焉信則
天下心服而王也後世以詐力取天下者僅能成
王業而不能成王孚故世祿不長不足以永配天
命○集解云三后之世王迹既兆其孚見矣及武
王配天之命而後成也

孚與符義畧同謂王者受命之符驗也兼信與

契二義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集傳云武王既成王業天下咸法則之以法其孝思而已蓋求其世德而成王之孚孝思之至孰大於是○王介甫曰武王作求至於成王之孚下土之式亦惟先人之故繼其志述其事故也故曰永言孝思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集傳云媚愛也一人武王也應如不應後志之應侯維服事也○詩緝云天下媚愛于武王而應之

以順德謂天下化之也孝者德之順故又言武王永言孝思昭然能嗣先人之事如所謂昭先人之功也

按各章皆首尾轉接應無兩義照下昭茲來許則嗣服當為垂後之意言可為後世嗣續而服行也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集傳云昭茲承上句而言來後世也許猶所也繩繼武迹也言武王之道昭明如此來世能繼其迹

則久荷天祿而不替矣

許猶幾許如許之許泛括後世而言

受天之祐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陳茂叔曰天且福之人將焉往宜來世之得人與得天相為長久也○詩緝云雖至于萬年不以為久遠而常佐周言人心藩屏王室之至○集傳云遐何通佐助也蓋曰豈不有助乎云爾

愚意即謂不遠有所助乎亦無不可言萬年猶賴其力謂繩祖之効大也

按首二章述前人之世德中二章勉時王以法祖末二章期後王之法祖再言永言孝思皆啓迪時王之詞非申頌武王也孝思維則言承前之道不外乎此昭哉嗣服言啟後之道不外乎此後二章言繼今以往垂之無窮亦無以易乎此也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詩緝云繼文之詩兼言三后以三后皆有文德也繼伐之詩專言文王以太王王季無伐功也

文王有聲適駿有聲適求厥寧適觀厥成文王烝哉
集傳云適與聿同求寧觀成謂求天下之寧而觀
其成功○曹氏曰文王之道務在安民是以視民
如傷○傳云烝君也○箋云君哉者言其誠得入
君之道

適與抑同又也且也駿者奮迅而起如駿馬奔
騰之勢也烝衆也而以為君稱者言為衆民之
主也猶云帝者天下之適也王者天下之往也
或云烝者盛也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疏云武功非獨伐崇而已和者密須混夷之類皆
是也伐崇之功最大故特言之○詩緝云伐崇之
後威德益著國勢浸盛程邑又不足以容乃作邑
于豐以居之

築城伊洺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適追來孝王后烝哉
傳云洺城溝也匹配也后君也○箋云棘急也○
詩緝云言文王之作豐邑掘隍土以築城因而為
池僅如城間之洺耳池非深也其作豐邑之制度

惟其稱而已不務侈大也初非急於從己之欲以
廣都邑乃追述先人之事而致其方來之效唯欲
不墜先業耳○集解云克崇作豐而王業成故以
王后稱之

伊匹者作豐以配岐也來孝者自昔以來相承
之孝行也公劉遷豳大王遷岐文王作豐皆新
前人之業故云聿追來孝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詩緝云文王行事濯乎明白其築豐城僅如垣耳
城非高也然四方同心歸之皆以文王為楨幹城
僅如墻池僅如澮不為高城深池喻在德不在險
也

○集解云文王君臣相與洗濯脩潔其政故天下
莫敢侮此則豐之垣也四方諸侯相率而歸周無
有不順此則文王之翰也

愚意王公伊濯言化候為王如洗濯而出也即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之意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詩緝云豐水東注指鎬京所見而言武王作邑於
豐水之東而四方同歸者蓋以武王配禹皆除害
濟民也○集解云辟君也豐水之所以東注者禹
之功也四方之所以歸周者武王維君也皇大也
武王之於文王則正業益大矣故稱皇王焉

鎬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集傳云言武王徙居鎬京講學行禮而天下自服
也○張子曰靈臺辟靡文王之學也鎬京辟靡武
王之學也至武始為天子之學矣無思不服心服

也○詩緝云四方之服久矣此言辟靡之化深入
其心也繼伐之詩而言辟靡教化者見武成之後
偃武脩文也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箋云考猶稽也宅居也○詩緝云龜兆告吉而武
王遂作都以居之是即成其吉兆○詩故云文始
治岐義問宣昭四國來朝則以道路險遠艱于往
來故自岐遷豐以求安定示大業之垂成及武王
克商撫有天下益廣其都會之所自豐遷鎬以胎

詩序 大雅
子孫于安皆大君之淵謀也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詩緝云芑嘉穀豐水之傍以潤澤生芑喻養成人材也武王豈有不仕之以官者言用之無遺賢也武王蓋欲貽其孫謀而燕安輔翼其子耳聖人為子孫計莫大乎遺之以人材所謂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孔子舉此章曰數世之仁也

此章言武王雖邑于鎬而所用之人大都文王之舊也故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

劉公瑾曰允文文王而有此武功則非不足於武也桓桓武王而鎬京辟靡則非不足於文也所謂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生民之什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源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詩故云何以尊祖周公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而推本其受命之祥與樹藝稼穡之功也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
稷

傳云生民本后稷也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禋
敬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禘焉玄鳥
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禘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
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韉授以弓天子郊禘之
前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從於帝
而見於天將事齊敏也歆饗介大也攸其福祿所

止也震動夙早育長也○箋云弗之言袂也姜嫄
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於郊禘以袂除其
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能者言齊肅當神明意也
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禘之時時則有大拇之迹
姜嫄履之歆然如有人道之感於是有身○詩緝
云天帝本無迹今其來格若有步武之迹姜嫄奉
事周旋若隨天帝之步武即有所感也敏歆言感
動之速大意言上帝降格即有身耳不必如鄭說
也○王國賢曰愚以太古年久書史尚無詩人亦

據所傳聞者言之耳今不必考諸說辨其是非亦不必據事理辨其有無如毛說正矣然則何為棄之也○張子曰生民之事不足怪天地之始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無種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集解云詩言后稷之生甚明無可疑者然毛氏獨不信曰履帝武者從高辛行也夫履帝武果從高辛行與至於牛羊字之飛鳥覆之何哉要之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弘多故其生也或異虎豹之生異於犬羊蛟蜃之生異於魚鱉物固有然者神人之生而有以異於人何足怪哉雖近世猶有然者然學者以其不可推而莫之信夫事之不可推者何獨此以耳目之陋而不信萬物之變物之變無窮而耳目之見有限以有限待無窮則其為說也勞而世不服古之聖人不然苟誠有之不以所見疑所不見故河圖洛書稷契之出皆見於詩易不以為怪其說蓋廣如此後世復有聖人無是固不可少之而有是亦不足怪此聖人之意也

男女構精而生育此人道之常耳使稷之生而猶夫人其奚足異而詩人亦惡用多述之上古之時人神不遠即如史稱亦無足訝且周禮廟祀先云享先妣而後云享先祖若無他異何緣舍帝嚳而以先妣肇祀耶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圻不副無蓄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告子

集傳云先生首生也達小羊也圻副皆裂也凡人

之生必圻副災害其母而首生之子尤難今姜嫄首生后稷如羊子之易無圻副災害之苦是顯其靈異也上帝豈不寧乎豈不康我之禋祀乎而使

我無人道而徒然生是子也。○集解云后稷之生赫然其異於人此豈上帝不安之哉乃姜嫄反以其由禋祀之故居然無疾而生子是以不安而棄之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水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訃厥聲載路

集傳云腓辟字愛也覆蓋也翼藉也呱啼聲也覃
 長吁大載滿也。○王介甫曰牛羊避人理之常也
 平林非人所往來則又適會伐平林者猶以為適
 然未足異也又貴之寒水而鳥覆翼之則異甚矣
 棄之而有此異也於是始收而養之。○黃氏佐曰
 稷屢遭變宜氣息之奄奄而厥聲猶載路其異乃

爾

誕實匍匐克岐克疑以就口食藝之荏菽荏菽
 禾役撻撻麻麥幪幪瓜瓞味味

集解云岐疑峻茂之狀。○詩緝云就口食謂兌乳
 時。○傳云荏菽戎也旃旃然長也役列也撻苗
 好美也幪幪然盛茂也嗶嗶然多實也。○集傳云
 能食時即好種植蓋其天性然也史記云棄為兒
 時屹如巨人之志其遊戲好種殖麻麥麻麥美及
 為成人遂好耕農堯舉以為農師。○徐士彰曰童
 子之日已寓參贊之功非天生聖人安得有此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芾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
 苞實種實衰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師

家室

傳云第治也衰長也發盡發也穎垂穎也○箋云方齊等也種生不雜也衰枝葉長也發發管時也粟成就也○集傳云方房也苞甲而未拆也秀始穠也堅其實堅也好形味好也穎實繁碩而垂末也邵后稷母家也言后稷之穡如此故堯以其有功於民封于邵使即其母家而居之以主姜嫄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焉○徐士彰曰天能生物地能養物而皆不能成物稷盡人力以助其不及

所以塞天所以生我之意也○許南台曰有相之道天之生稷者以此稷之配天者亦以此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恒之秬秠是獲是畝恒之糜芑是秬是負以歸肇祀

傳云天降嘉種秬黑黍也秠一稔二米也糜赤苗也芑白苗也○集傳云降降是種於民也任有任也負背負也既成則獲而棲之於畝任負而歸以供祭祀也秬秠言獲畝糜芑言任負互文耳稷始受國為祭主故曰肇祀○朱備萬曰稷之降種其

名不一而此獨以秬秠糜芑稱者自其種之嘉而
可以供祭祀者言也○王國賢曰誕降嘉種傳箋
皆以為天降宋儒皆以為降種於地愚意此不必
辨也蓋洪荒之世民未知粒食后稷天生聰明能
辨其可食其不可食其如何種如何獲使粒食之
源開如神農之辨草毒者然故神此種為天降
之耳

愚意後世常有不種而生者况上古乎自無而
有非天降而何豈必自上而下如雨粟者然乃

為天降乎哉○恒常也言習種之以為常也

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榆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
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較載燔載烈以興嗣
歲

傳云榆杼白也或簸糠者或蹂黍者釋浙米也叟
叟聲也浮浮氣也羝羊牡羊也較道祭也傳火曰
燔貫之加于火曰烈○箋云釋之烝之以為酒及
簋簋之實則諏謀其日思念其禮至其時取蕭蕤
脂以祭取羝羊以祭道神又燔烈其肉為尸羞焉

自此而往郊以求新歲之豐年月令孟春擇日祈
穀于上帝。○劉執中曰：籩以揚其糠粃，以脫其德。
載謀謂卜日擇士載，惟謂致齋滌慮。○埤雅云：凡
祭灌鬯求諸陰，燔蕭求諸陽，奏樂求諸陰陽之間。
又曰：見以蕭光以報氣也，加以鬱以報魄也。○龍
顯賓曰：我祀非謂后稷當日之祀，乃今日尊后稷
以配天之祀也。上章稷始受國為祭主，故曰肇祀。
今祀天而配以后稷，故曰我祀。下章印我也，即我
祀之我上帝。今日之歆我自后稷而已，然故又云

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
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傳云：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也。登大羹也。○王

介甫曰：釋之，烝之簠，簠尊爵之實也。豆登則實以
菹醢，太羹之器也。或言其器，或言其實，互相備也。

○集傳云：此章言其尊祖配天之祭，其香始升而
上帝以安而饗之，言應之疾也。此何但芳臭之薦
信得其時哉？蓋自后稷之肇祀，則庶無罪悔而至。

於今矣。○詩緝云胡臭亶時言天之所饗不在物也。蓋后稷能教民稼穡以相天故以功封邠而祀宗廟天心眷之久矣子孫世脩其業不敢失墜以獲罪于天遂至今日得以成業而郊天天之歆饗蓋在此耳周之郊也因稷而致所謂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尊后稷以配天不亦宜乎。○我將文王配帝之詩生民后稷配天之詩我將言牛羊不足以必天之右惟儀式刑文王之典庶天心右饗之此詩言登豆何足以致帝之歆惟世脩后稷之業乃

有今日意皆相類

行葦忠厚也

集傳云疑此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業泥泥興也

傳云行道也。○集傳云敦聚貌勾萌之時也苞甲

而未拆也泥泥柔澤貌。○丘行可曰苞抱擇也。○

箋云體成形也。○集解云道上之葦其為物也微

矣仁人君子將於是求哉然謂其方且欲生也

故禁牛半使勿踐之而况於人乎故王者內則親

睦九族外則尊事黃耆凡以無逆其性而非有所望之也此所謂忠厚也

凡諸草木枝莖多以漸分布幹亦漸次長成惟竹與葦方抽筍時其體已定故獨以體言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傳云戚戚內相親也○詩緝云兄弟相聚如葦之叢生戚戚然親愛之兄弟莫踈遠宜親近也維業泥泥戚戚兄弟之辭體察精微懇款親切惻然維恐傷之千載之下猶能使人興起也○箋云王與

族人燕年稚者為設筵而已老者加之以几○劉執中曰肆筵行燕禮也授几優尊也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

傳云設席重席也嚴云鋪筵之上又設重席所以優老學爵也夏曰

醖醖曰學周曰爵○箋云緝猶續也御侍也兄弟

之老者既為設重席授几又有相續代而侍者謂敦史也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醕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用殷爵者尊兄弟也○

輔漢卿曰申言几筵者言肆筵授几之際其意有

加無已也

醢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殺脾臑或歌或嘏

傳云以肉曰醢醢臑函也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擊

鼓曰嘏○箋云薦之禮非殖則醢醢也燔用肉炙

用肝以脾函為加故謂之嘉

按脾非嘉味意以其能傳化故養老者尚之與

嘉其義也非嘉其味也函之義於舌為近而舌

亦美於脣當以舌為正且本字从月从處蓋肉

之處於內者也非舌而何

敦弓既堅四鍤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

傳云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箋云周之先王將

養老先與群臣行射禮擇其可與者以為賓序賓

以賢謂以射中多少為次第○集解云均四偶均

也

敦弓既句既挾四鍤四鍤如樹序賓以不侮

集傳云句殷通謂引滿也射禮摺三挾一既挾四

鍤則徧釋如樹如手就樹之言貫革而堅正也不

侮敬也或曰不以中病不中者也射以中多為雋

以不侮為德此言既燕而射以為樂也○詩記云
四鍤既均泛言射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賢四鍤
如樹專言勝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不侮○此二
章鄭以為養老擇士大射王肅以為燕射以詩之
所叙考之儀禮王肅之說是也然學者讀此詩當
深挹頌弟和樂之風以身陶冶若一一拘牽禮文
則其味薄矣

曾孫維主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耆

傳云曾孫成王也醕厚也大斗長三尺○詩緝云

此章述既射而後終燕因以乞言也古者燕飲於
旅也語必因以求誨言於老成人不徒為燕樂而
已

黃耆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傳云台背大老也

箋云台之言給也
大老則背有給文

引長也○集

解云翼左右之也○詩緝云此終乞言之意成王
乞言於老人老人告成王以善道引而導之翼而
輔之以成其德故自天祐之壽考吉祥助其大福
也

既醉太平也

詩緝云成王祭而燕太平無事而後君臣可以燕
欲相樂故曰太平也○集傳云此諸父兄弟答行葦
之詩詩故亦云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傳云既者盡其禮終其事○疏云成王祭宗廟至
於旅酬不遺微賤爵行無筭故云既醉○陳君舉
曰燕接之間恩澤充足故言既飽以德○箋云君
子斥成王也介助景大也○徐士彰曰自其亨嘉

和順者言之謂之景福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箋云殽牲體也為之俎實差次將之○集解云昭
明顯著於天下也○曹氏曰老將至而耄及之古
人所病既錫王以壽考又大之以昭明則受福無
窮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倣公尸嘉告

集傳云融明之盛也春秋傳曰明而未融朗虛明
也○蘇子由田融和也昭明而能和高朗而能終

終而復始福無窮也○詩緝云融者徹上徹下無所凝滯也倂始也始明終昏者多矣故又祝其高明而善終也祝其善終而又歆其有始也太甲有終無始不得為盡善成王幼冲嗣服歆善其終當善其始乃始終如一也○箋云公尸以嘉言告謂嘏辭也○詩記云周之追王止於太王則宗廟之祭尸之尊者乃公尸也

昭如日光之明融如日光之融化即中庸所謂明動變化者也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劉執中曰靜言其滌濯且敬也嘉言其新美而時也○王介甫曰其設之也不諱而為之也至美與執爨絜絜為豆孔碩君婦莫莫為豆孔庶同意○

陳氏曰傳所謂馨香而無讒慝者是也○集傳云

朋友指賓客助祭者攝檢也疏云攝者收歛之意各相戒飭以收歛其

威儀○詩緝云籩豆既潔靜而嘉美朋友又相檢攝

以威儀而無惰容設為嘏詞以見主祭與助祭者皆當神意也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詩緝云上章設為嘏詞此章以下則承嘏詞之意而行之○唐士雅曰祭義云奉薦而進其視也慤其行也趨以數又云孝子之祭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撤而退敬齋之色不絕於面此所謂孔時也○詩記云匱竭也君子既孝而嗣子又孝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祿胤

集傳云壺宮中之卷言深遠而嚴肅也祿福祿也胤子孫也錫之以善莫大於此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箋祿祿位也○集解云僕屬也

此言其胤非常胤乃膺受福祿之胤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傳云釐予也○箋云士女女之有士行者從隨也○集解云與之以女士而其子孫無不賢者矣

此又言其福非常福乃賢哲綿衍之福蓋子孫

多而且賢福無大於此者矣。○上章言被祿猶王家之常事耳若得士女以誕育哲嗣則非偶然矣兩章由淺入深嚴謂互文未是

詩故云女士猶云士女倒文叫韻耳非謂女之有士行者從以孫子猶言以從爾之子孫蓋國以民為本土女受釐而蕃庶是國家景命之著見者也依此說則釐爾女士即臣妾億兆之義乃於僕字為安釐猶保釐之釐謂統治之

鳧鷖守成也

詩故云非守成也燕公尸也祭先公必卜子孫為之尸祭之明日又燕攝尸者此其樂歌也

鳧鷖在涇朱云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傳云鳧水鳥也鷖鳧屬。○疏云言公尸來燕則是祭後燕尸非祭時也。○詩緝云鎬京近涇水指土地所見而言之。○水鳥在水中得其所猶公尸來燕而安寧也。○集解云尸之在廟也其容安詳鳧鷖之為物也愿而遲其貌似鳥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
燕飲福祿來為

傳云沙水旁也宜宜其事也○詩緝云來而宜之
謂樂之也○箋云為猶助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濟爾殽伊脯公尸
燕飲福祿來下

傳云渚汜也處止也○箋云濟酒之泔者也

鳧鷖在梁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
燕飲福祿來崇

傳云宗尊也○集傳云于宗宗廟也崇積而高大
也

鳧鷖在壘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
燕飲無有後艱

傳云壘山絕水也熏熏和說也欣欣然樂也芬芬
香也無有後艱言不敢多祈也○集傳云壘者水
流峽中兩岸如門也○輔漢卿曰成為下降崇皆
指今日言無有後艱則祝頌其將來也

水鳥之性其在水也舒徐而游泳象公尸至止

之雍容故曰來寧其在沙也偃仰而拂剔象公尸禮節之閑適故曰來宜其在渚也休暇而安居象公尸宴坐之衍裕故曰來處其在漑也旋繞而居中象公尸體貌之尊隆故曰來宗其在亶也飲啄之餘登高而暢遂象公尸卒饗而將退故曰熏熏○首章延賓之初也故於酒言其色於殽言其臭未饗之辭也二章三章正當燕饗之時故酒言多言滑殽言嘉言脯飲食之而知其味也四章禮將告成故曰既燕卒章禮成而醉飽故曰熏熏而以無有後艱結之蓋以行禮之先後為次序也鄭謂每章一祭意既廓落叙亦參錯且天地之尸應號皇尸今五章皆稱公尸四章又明言既燕于宗當以宗廟為正

假樂嘉成王也

集傳云疑此即公尸之所以答鳧鷖者

詩故亦云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傳云假嘉也○詩緝云宜民謂萬姓和宜人謂百

言原
官和○輔漢卿曰令德顯然明著故民人皆宜之
宜謂心愜之人愜之故天祿之也自天申之則又
眷顧無窮之意在已之德不已則在天之命無窮
也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
率由舊章

箋云天子穆穆諸侯皇皇○集傳云穆穆敬也皇
皇美也君諸侯也王天子也愆過率循也舊章先
王之禮樂刑政也言王者干祿而得百福故其子
孫之蕃至于千億適為天子庶為諸侯無不穆穆
皇皇以遵先王之法者○彭氏曰君之福祿莫大
於子孫衆多然非賢則不足以膺受畀付至於違
越法度非所以為福矣故既曰宜君宜王又曰率
由舊章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群匹受福無疆
四方之綱

傳云抑抑美也秩秩有常也○箋云抑抑密也秩
秩清也威儀致密教令又清明則天下樂仰之○

集解云無所不容故無怨無所不矜故無惡從衆之欲而已不自為是以能受無疆之福為四方之綱○集傳云此與下章皆稱願其子孫之詞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暨

傳云朋友群臣也暨息也○詩記云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為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怠荒而已此詩所以終於不解于位民之攸暨也方頌之又規之者蓋臯陶賡歌之意也民之勞逸在下而樞機在上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不解于位乃民之所由休息也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

箋云公劉遷豳有居民之道成王將蒞政召公懼成王尚幼不留意於民事故作詩美公劉以深戒之○王介甫曰周之有公劉言乎其時則甚微言乎其事則甚勤稱時之微以戒其盈稱事之勤以戒其逸蓋召公之志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餼糧于

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謝君直曰周人以忠厚為家法此詩六章皆曰篤
公劉篤者厚之至也○輔漢卿曰公劉失職而自
竄于西戎固安能鬱鬱久居此乎是宜其匪居匪
康也○傳云小曰橐大曰囊干盾也戈戟也戚斧
也揚鉞也○集解云外則治其疆場內則積其倉
廩內外繕完則東其餼糧思以和輯其民而光其
先祖於是用兵於四方以啟敵之行陣而豳國於
是始立

篤者淳樸諄懇之意務農之主其質性故自如

此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嘆陟
則在嚟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王及瑤鞞琫容刀
傳云胥相宣徧也嚟小山別於大山也舟帶也瑤
言有美德也下曰鞞上曰琫言德有度數也容刀
言有武事也○曹氏曰廣平曰原公劉相廣平之
地民之從遷者十有八國可謂衆且繁矣○集解
云宜導也民已繁庶公劉又能順其所欲而後導

之以事故其民勞而不怨○詩緝云宣者恐初遷
民有懷而未達者故宣導下情使無壅蔽是以無
有永歎而不滿者也○箋云公劉之相原地也由
原而升爨復下在原言反覆之重居民也○詩記
云齊攀跋涉賤者之事非貴者所能堪也公劉陟
爨降原其勞如此視其何所佩服則維王及瑤鞞
琫容刀也以是如之佩服親如是之勞苦斯其所
以為厚於民也與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溇原迺陟南岡乃觀于京京

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箋云山脊曰岡絕高謂之京公劉之相此原地也

往之彼百泉之間視其廣原可居之處乃升其南

山之脊乃○見其可居者於京謂可營立都邑之

處郝云下觀者觀其包絡之形方面之正上觀者觀其拱峙之勢向背之宜○張子曰只看百泉

往處便知地形○彭氏曰公劉營邑于豳亦人煙繁盛之

地故曰京師之野蓋山川盤結風氣所萃亦一都

會也董氏曰所謂京師者始於此其後世因以所都為京師曰嬪於京依其在京岐周之

京也王配于京則鎬京也猶晉之新絳故絳也○傳云廬寄也直言曰言

論難曰語○集解云公劉之營京邑也審矣自下
觀之則往百泉而望廣原自上觀之則陟南岡而
觀京師審其可處矣則經畫以定之曰此可以居
居民此可以廬賓旅此可以施教令此可以議政
事蓋自遷豳至此而始有朝廷邑居之正焉○王
介甫曰上章言定民居此乃相宇亦厚於民故也
篤公劉于京斯依鎡鎡濟濟俾筵俎既登乃依乃
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疏云既為邑于京地於此依之而築宮室宮室既

成則饗燕群臣鎡鎡濟濟將來君所公劉則使人
為之設筵為之設几賓來就燕登席依几公劉乃
使人造適群牧執豕於牢以為飲酒之殽○傳云
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也酌之用匏儉以質也君
之宗之為之君為之大宗也○箋云宗尊也公劉
雖去邠國來遷群臣從而君之尊之猶在邠也○
詩記云食之飲之君之宗之謂既饗燕而定經制
使上下相維也○鄒嶧山曰古者宮室既成則舉
落成之燕亦是邑居甫定而為此聯屬人心之大

計也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傳云既景乃岡考於日景參之高岡三單相襲徹治也山西曰夕陽荒大也○集解云宮室既成則治其田原既廣且長矣於是考之日景參之以高岡以相其陰陽寒暖之宜水泉灌溉之利以授野人○箋云觀相審締皆為利民富國大國三軍故曰三單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為

國用○詩故云周之先世嘗中衰矣至公劉而始能國乃相民居定京邑立宗廟制三軍行徹法足材用終周之世遂以徹法為取民之則焉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乃密芮鞠之即

傳云正絕流曰亂皇澗名過澗名也鞠究也○集傳云厲砥鍛鐵也○集解云其營邑也事有其備物有其處至於厲鍛之徹皆有所取之○箋云公劉既於豳地作宮室乃使人渡渭水為舟絕流而

南取鍛厲斧斤之石可以利器用伐取材木給築
事也止基既定而後疆理其田野校其夫家人數
日益多矣器物有足矣皆布居澗水之旁芮之言
內也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鞠○詩緝云疆理既
定其相續而來者愈多澗不足以容之又就芮水
之外而居焉幽之地日以廣矣○詩記云風氣日
開民編日衆規模日廣有方興未艾之象周之王
業已兆於此

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饜饾朱云興也豈弟君子民
之父母

傳云洞遠也饜饾也饾酒食也樂以強教之易以
說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集傳云言遠
酌彼行潦挹之於彼而注之於此尚可以饜饾况
豈弟之君子豈不為民之父母乎傳曰民之所好
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行潦無源而易渴然挹而注之於此猶可饜饾
以給養况豈弟之君子容保無疆教思無窮湛

言原
六十六
恩汪濊源源而來則民之所挹取於君子者寧有既乎曰民之父母見民所依以生而不可頃刻離者也。味康公之旨蓋謂小德小賢苟有利賴於民者猶不可棄况大賢為民命所關寧可旦夕釋乎此亦欲王勉留周公之意蓋與卷阿相發集傳近之

歸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壘豈弟君子民之攸

傳云濯滌也壘祭器

壘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豈弟君子民之攸

傳云漑清也。箋云壘息也。朱克升曰攸歸者有所瞻依依壘者有所怙恃皆申父母之義

按壘者塗屋之稱言君子猶室宇為民所托處也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詩故云周公復子明辟成王始親政事召公故陳洞酌卷阿二詩以誨迪于王。○詩緝云賢指經中

之豈弟君子吉士指經中之藹藹吉士謂求豈弟君子以任用吉士也周之吉士雖衆不可無大賢以為之宗主此時周公有明農之請故召公作此以悟成王見不可聽周公之去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也興豈弟君子來遊來歌以矢其

音

傳云卷曲也飄風迴風也矢陳也○箋云大陵曰阿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興者喻王當屈體以待賢者賢者則猥來就之如飄風

之入曲阿然王能待賢者如是則樂易之君子來就王游而歌以陳出其聲音言其將以樂王也感王之善心也○詩故云卷阿者大陵而卷曲足蔽衝風而集燠氣者也飄風自南則仲夏也○王介甫曰有卷者阿則虛中屈體之大陵飄風自南則長養萬物之迴風不虛中則風無自入不屈體則風無自留其為陵也不大則其化養也不溥王之求賢則亦如此而已○詩緝云釋文矢陳也直也謂直陳其音如矢口成文之矢也盡吐其所欲言

則薰陶漸染所以養成君德者亦如南風之養物
矣

意當時成王君臣嘗同游卷阿周公納誨以勸
王如無逸七月等篇者召公隨作詩迪王納誨
而因寓留公之意故云豈弟君子來遊來歌以
矢其音則凡篇內稱豈弟君子者皆謂周公也
不然以此篇為矢音則豈弟君子嫌於自譽且
一豈弟君子而屬之兩人稱謂亦溷淆矣必不
其然集傳詩記摠屬之王亦通但維君子使媚

于天子稍難解耳

伴魚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
先公酉矣

詩緝云承上章賢者既來遊矣爾成王當與之安
肆而游處間暇而休息從容款密與之浹洽則此
豈弟之賢必有薰陶漸染之功而使爾彌益其德
性以繼嗣先公之業而克終矣彌性非矯揉勉強
之所及惟與賢者遊處久而與之俱化耳○集解
云性之於人莫不固有之也然不得賢者則不能

言原
六十九
自成○詩故云彌者滿也充滿其性純乎一仁無
有不足也○姚虞佐曰酋者特達過人之稱今外
夷首領曰酋長

酋釋詁作適當是適上之意言其挺拔自致造
位崇高如易所謂首出庶物也

爾土字版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
神爾主矣

傳云版大也○詩緝云言承文武之續其土字版
大而章著大則疆理混一章則法度脩明亦甚厚
而不可加矣豈可任非其人而敗壞之乎○集傳
云版當作版章猶云版圖也

孔厚意即指土字版章為言厚廣博也彌爾性
則百神主之者性命一源故誠至則神格

爾受命長矣第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
嘏爾常矣

詩緝云爾受天命其傳也久矣其福祿也安矣周
以積累而後興故享之而安如此也豈可任非其
人而斷喪之乎惟得豈弟之賢以彌益其德性則

大福可長享矣四章皆言彌性者謂此豈弟之賢
關君德之涵養成就而非小有材者能與也○集
解云第多也

第者紛錯之意蘇說近之壽為福先故以其餘
為雜福諸福紛然而至則身心益泰故曰第祿

爾康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
集解云在前則有馮在側則有翼孝著於內德施
於外以此引翼其君而為四方則維豈弟君子為

能當之耳○詩記云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孝德
者何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起
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
在言語之間者矣○詩緝云說者謂四方為則非
人臣之事遂以君子斥成王即首章來游來歌便
說不行吉甫萬邦為憲申伯文武是憲仲山甫式
是百辟嘉賓是則是倣皆人臣事也○潘子善曰
詩中凡稱頌人君福祿必歸於得人之盛故既醉
云君子萬年介爾景福而必曰朋友攸攝攝以威

言序 九
儀假樂言受祿于天千祿百福而必曰率由群匹
百辟卿士媚于天子蓋人君所以致福祿者未有
不自得人始也

豈弟君子四方為則君子去則法則替矣○此
上三章皆言其關於君德之重此下四章又言
其關於中外之重見上下不可一日無此人也
顛顛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
傳云顛顛溫貌卬卬盛貌○集傳云顛顛卬卬尊
嚴也如圭如璋純潔也○集解云遠之則有令聞

近之則有令望○箋云王有賢臣與之以禮義相
切磋體貌則顛顛然敬順志氣則卬卬然高朗如
王之圭璋也人聞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則有善
威儀德行相副綱者能張衆目也

愚意就人之稍頌而言則曰令聞自人之景仰
而言則曰令望○四方為綱言能統攝四方之
神情君子去則綱維解矣

鳳凰于飛翩翩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
子使媚于天子

傳云鳳凰靈鳥仁瑞也雄曰鳳雌曰凰翩翩衆多也○箋云翩翩羽聲也亦與衆鳥也鳳凰往飛翩翻然亦與衆鳥集於所止衆鳥慕鳳凰而來喻賢者所在群士皆慕而往仕也媚愛也王之朝多善士藹藹然君子在上位者率化之使之親愛天子奉職盡力○詩緝云曹氏曰飛而有聲則衆明也鳳凰希有之鳥不應群飛之衆如此說文所謂鳳凰飛而衆鳥從是也維君子使即前章豈弟君子也○集解云王之吉士亦衆矣然必有君子以使

之而後能媚天子也

鳳凰于飛翩翩其羽亦傳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箋云傳猶戾也命使也媚親愛○陳茂叔曰吉人吉士即前所謂有孝有德也孝者德之本百行之原也既有孝德其為吉孰大焉

傳天者近君之喻也上章言媚于天子何不取傳天為興而乃以興媚于庶人蓋彙征則自下

而上降澤則自上而下故必先傳天而後能媚
于庶人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葦葦萋萋
雝雝喈喈

箋云鳳凰鳴于山脊之上者居高視下觀可集止
喻賢者待禮乃行翔而後集梧桐生者猶明君出
也生於朝陽者被溫仁之氣亦君德也鳳凰之性
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傳云葦葦萋萋梧桐
盛也雝雝喈喈鳳凰鳴也○集解云鳳凰非梧桐

不棲當其鳴于高岡也將欲得而畜之則植梧桐
於朝陽以待之使梧桐之盛至於葦葦萋萋也則
鳳凰鳴于其上雝雝喈喈矣維君子亦然其德有
絕於衆人而衆人待之則將不至矣○詩緝云鳳
鳴高岡喻大賢處高顯之地非潛伏側陋也未二
句喻君臣遇合之盛又曰康公所指豈難知哉成
王可以默會矣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則馳矢詩不多
維以遂歌

詩緝云此君子其車已衆而多其馬已閑習而能馳言其爵位尊顯錫賚已厚所謂大賢可為多士之宗主者此其人也我陳詩不多祇為此一事耳維王歌詠之深味乎吾言可也

車既庶多馬既閑馳言今日之待君子亦不必更有所加也但令禮遇之隆倚毗之重常如今日則我矢詩之意盡矣遂者終竟成就之意或曰遂暢遂也謂暢其育中所欲言也

詩緝云康公三詩皆作於成王將蒞政之初公劉洞酌皆直述之詞唯卷阿宛轉反復使人再三歌詠而後悟蓋其深意所寓實在此篇也

大雅二○詩記云民勞以下皆變大雅○疏云從

此至桑柔五篇是厲王之變大雅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疏云穆公召虎康公十六世孫

箋云厲王成王七世孫時賦重役煩人民勞苦輕

為奸宄故穆公刺之○集傳云此同列相戒之詞

耳未必專為刺王而發○詩緝云戒同列所以刺

王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
以謹無良式遏寇讐不戢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箋云汔幾也。○傳云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
集解云詭隨者不顧是非而妄從人也。人未有無
故而妄從人者。惟無良之人將悅其君而竊其權
以為寇虐則為之。故無縱詭隨則無良之人肅而
寇虐無畏之人止。然後柔遠能邇而王室定矣。○
詩緝云遠謂夷狄邇謂中國治道畧外詳內夷狄
但撫柔之中國則禮樂之治甚詳故必能其事也
惟柔遠能邇者可以安吾君而何取於詭隨乎。○
集傳云謹歛束之意。明天之明命也。○詩故云墨

子荀子並稱厲王桀于虢公長父榮夷公終夫榮
公之用芮良夫謂其好專利而不知大難知周室
之必敗矣。所謂詭隨則其人也。

朱此詩旨當是厲王好生事遠夷勞疲百姓當
時柄用之臣苟從王意莫肯救止民心違怨國
勢動搖故曰柔遠能邇以定戎王言今日之務
治內急耳何暇勤兵於遠夷哉。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述無縱詭隨
以謹懣恠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

傳云憚收大亂也。姚虞佐曰：憚收字皆從心，蓋小人之心理昏迷於利欲，奴奴然以思逞者。

憚者識見膏昧，收者志趣卑汙。毛云：大亂亦非正訓，以此人而操政柄，足致大亂耳。

民亦勞止，汙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詩緝云：罔極無所不至也。○非修身則賢不可得，親故必敬慎威儀然後可近。有德。○謝君直曰：威儀所以定命，有德之士未有無威儀者，不然驕淫

傲惰，何所不為？侮老成，遠耆德，則賢者不能相親矣。

民亦勞止，汙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傳云：愒息也。○箋云：泄出也。發也。式用也。弘廣也。

今王雖小子自遇，而女用事於天下，甚廣大也。○

詩緝云：舊注戎雖小子及板小子，躑躑皆指王小子。非君臣之詞，二詩皆戒責同僚耳。○王國賢曰：小子指王皆詩人微言，隱義故箋子麥秀歌以發童目，紂若自不知何人意實指王如離騷，纔說得顯明，恐人指摘，又復藏其跡，使人自悟。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為戒。箋疏義長。

民亦勞止汙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
以謹繾繾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集解云繾繾小人之固結其君者也王欲玉女欲
使王德純備如玉也○王介甫曰正敗者敗而已
未盡反而為不正若正反則無正也○詩緝云詩
中無良慤惛罔極醜厲繾繾皆極小人之情狀而
搃之以詭隨益小人媚人其始皆以詭隨入之其
終無所不至孔子所謂佞人殆也
呂與叔曰五章章首皆言民亦勞止惠此中國者

欲王息民而固根本也中言無縱詭隨式遏寇虐
者欲王謹察小人毋使害政也章末皆丁寧反覆
勸王之詞使之去危即安去惡從善也

板凡伯刺厲王也箋云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衛也入為王卿士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
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傳云板板反也上帝以稱王者也瘁病也猷圖也

○箋云王為政及先王與天之道詩故云爾雅訓板為僻謂王性

僻繆政無聖人之法度管管然以心自恣○徐子

先曰靡聖管管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也○姚虞
佐曰亶盡也謂大政事大謀議所當亶心以圖之
者舊訓亶為誠是謂不實於誠語覺重累矣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
民之洽矣辭之憚矣民之莫矣

傳云憲憲猶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杳杳也輯和
洽合也憚說莫定也○疏云釋訓憲憲泄泄制法
則也李巡云皆惡黨為制法則也○姚虞佐曰憲
憲猶云自我作法不顧理之是非也○集解云民

之不順非有異志也畏政令之無常而求以自免
耳苟無欲害之之心而出好言焉民今洽而定矣
○朱備萬曰輯和也言於天理無所逆也民之所
以洽也憚悅也言於人情無所拂也民之所以安
也

憲憲者窘束之意言若為繩墨所拘不得動搖
苟循故事而已蹶者踰蹕不寧也○辭既與民
相關畢竟是出身加民者昏主之政令大要左
右用事者主之詩緝專以為議論恐與民廓落

耳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
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箋云事職事也○傳云囂囂猶警警也○詩緝云
維服言皆可服行

囂囂者多口抵支不屑聽也

天之方虐無然譁譁老夫灌灌小子躑躑匪我言耄
爾用憂譁多將鴆鴆不可救藥

傳云譁譁然喜樂灌灌猶款款也○姚虞佐曰灌

即灌漑之灌灌灌者欲入其耳而沃其心也○說
文云躑躑舉足高也○集解云匪我耄耄而妄言
乃汝以憂爲戲耳夫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爲也苟
俟其益多則如火之盛不可復救矣

天之方儕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斃
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傳云儕怒也夸毗體柔人也屢屎呻吟也○姚虞
佐曰夸毗謂以夸大之言毗其君也民方如蜩蟴
沸羹而彼乃謂太平無事諛悅取容如李林甫楊

國忠是也○箋云葵揆也○陶逸則曰茂資猶云
無藉也○集解云民方愁苦呻吟莫測其所欲方
世之喪亂困竭又曾無以惠之者變之興也何日
之有

殿屎呻吟訓大意耳字義尚未悉也古語及方
言多難解今姑以臆解之殿者後也故腎字從
殿以其處後故也然則殿屎當如今後重之疾
凡久痢者多患之腹已枵矣而虛努不止欲處
則不安欲瀉則無有痛楚不堪故呻吟也窮民
之苦搜括何以異此欲處則不獲安欲輸則計
無所出職此二字摹寫逼真矣

天之牖民如堦如麓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
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傳云牖道也如堦如麓言相和也如璋如圭言相
合也如取如攜言必從也○程子曰牖開通之義
室暗故設牖以通明○集傳云天之牖民猶言天
啟其心也辟和也言天之牖民其易如此以明上
之化下其易亦然今民既多和辟矣豈可又自立

和辟以道之耶○集解云聖人之導民如暗者之
願明而爲之牖焉導其天也是以托之於天如堯
云言其易也然其導之也攜之而已不求多於
民是以其導之也甚易今厲王求之已甚民尚安
肯從王哉○李迂仲曰轉下特言攜者以帶上文
言之耳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
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傳云价善也○箋云大邦成國諸侯也大宗王之

同姓王當用公卿諸侯及宗室之貴者爲藩屏垣
翰爲輔弼無疏遠之和女德以安女國以是爲宗
子之城使免於難遂行酷虐則禍及宗子是謂城
壞城壞則乖宗子謂王之適子○集解云价大也
大人衆所服也大師大衆也大邦大諸侯也大宗
強族也宗子同姓也此五者皆王之屏蔽以德懷
之則合否則離散無以自安矣人皆曰無俾城壞
城之壞也則知畏之五者之蔽有甚於城而莫知
畏其壞也所謂小人務知小者近者而已○集傳

云六者皆君之所恃以安而德其本也有德則得是五者之助不然則親戚叛之而城壞城壞則藩垣屏翰皆壞而獨居獨居而所可畏者至矣

价人大人州牧侯伯之類是也大師從蘇大宗從箋此上四者皆懷王者之德以環衛天子則海內寧謐而宗子隱然有維城之固矣人君者慎無自壞其城無待其孤獨而始知畏也宗子即謂王者王者天下之宗也不曰天子而曰宗子者累世之辭也此句句法雖類上文中間錯懷德維寧一語實是單挈作主下文又以無俾城壞摠括之其不與上四者并列可知矣西銘亦云大君者天之宗子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傳云戲豫逸豫也馳驅自恣也王往旦明游行衍溢也○箋云渝變也○集傳云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板板也難也蹶也虐也儕也其怒而變也甚矣而不之敬也亦知其有日監在

茲者乎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許維楨曰人之於天如魚之於水焉由中達外無適而非是也

明非神明之明謂清晝也旦昧爽也人明而動晦而休出王游衍皆在旦晝而昊天無時無處不與人具則神明之義自寓其中矣

蕩之什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

集解云蕩之所以爲蕩由詩有蕩蕩上帝也後序以爲天下蕩蕩無紀綱文章非詩意○詩緝云傷者傷悼其將亡也臣子作詩皆發於憂國之忠欲以感悟其主雖敝壞已極猶庶幾其改圖也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謏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傳云上帝以托君王也辟君也○集傳云蕩蕩廣大貌疾威猶暴虐也多辟多邪僻也言此蕩蕩之

上帝乃下民之君也今此暴虐之上帝其命乃多
和僻者何哉謔信也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者
其降民之初無有不善而人少能以善道自終

史謂厲王初立諸侯畏之荆楚自去王號則其
初政可想見矣故曰靡不有初

文王曰咨咨汝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掎克曾是在位
曾是在服天降滔德文興是力

箋云厲王弭謗穆公朝廷之臣不敢斥言王之惡
故托爲文王咨嗟殷紂以風切之○傳云彊禦彊

梁禦善也○顧太初曰掎克者掎擊人而勝之以
取其財也○疏云滔漫也○王介甫曰彊禦掎克
是謂滔德○唐士雅曰人事實闕氣化若天生此
惡人以害民故云天降然君誠屏絕之彼亦何能
爲惟女自作興此輩而力主之故彼得肆其惡耳
於天乎何尤○曹氏曰治世未嘗無小人亂世未
嘗無君子厲王之世天兆獨生榮夷衛巫之徒也
凡伯召穆衛武皆在焉柰王不用何

彊禦彊梁杆禦而劫掠人者掎克顧說得之皆

一人而兼貪暴之行者也自昔汙吏未有不以
酷濟其貪者滔者淫縱不檢如水之橫溢然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
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集傳云懟怨也流言浮浪不根之言也作讀爲詛
祝讀爲呪謂怨謗也言汝當用善類而反用此暴
虐多怨之人使用流言以應對是爲寇盜攘竊而
反居內矣是以致怨謗之無極也

秉義類者朝廷之楨幹也然秉義者必不畏彊
禦故彊禦多懟憤之據拾流言以入告上下交
構啟仇讐爭鬪之端所宜斥遠者也反內之以
爲腹心侯或也或作或祝此必有所由起故賢
主聞怨詈則皇自敬德今乃不窮究其所以而
但歸咎於人此正厲王之事○或云作祝如字
作倡始也祝贊成也言彊禦寇攘之徒互爲倡
和莫知其所終窮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魚然于中國斂然以爲德不
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傳云包然猶彭亨也無背無側背無臣側無人也
陪陪貳也鄉鄉士也○集傳云歛怨以為德言多
為可怨之事而反自以為德也○李迂仲曰昏亂
之君是非顛倒邪正混雜雖有左右前後之臣而
無輔弼之義如無人然矣

小人多為君歛怨而反矜挾於上自以為功常
有德色觀此則小人之罪不容誅矣悲哉世主
之不悟也

文王曰咨咨文殷商天不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

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疏云飲酒齊色曰洎

齊色謂上
下全赤

聖人用酒所以祭

祀養賢是洎然而醉者人自為之非天為之也○
集傳云式用也言惟不義是從而用也止容止也
○輔漢卿曰人當晝日有所作為俾晝作夜則渾
不視事也

沉酒即濡首之義式做法也○凡為長夜之飲
者多晝寢甚至塞牖垂幃真俾晝作夜矣

文王曰咨咨文殷商如蜩如蟪如沸如羹小大近喪

人尚乎由行內異于中國覃及鬼方

傳曰蝸蟬也塘蝦也異怒也不醉而怒曰異

疏云異者

怒而自作氣之貌此雖怒時不醉

鬼方遠方也黃

起曰鬼方楚

也楚俗多鬼○集傳云如蟬鳴如沸羹皆亂意也

小者大者幾於喪亡矣尚且由此而行不知變也

覃延也言自近及遠無不怨怒也

氣者神之宅酗酒則熱燄熏心神為蹈厲故不

覺怒氣易張數醉之人雖暫有醒時而餘濁未

蠲怒氣仍在往往見此等人面目殊為可憎德

性未堅定者尤不可不痛以為戒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

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詩緝云不時猶云不辰謂厄運也○集傳云老成

人舊臣也典刑舊法也○輔漢卿曰王能用舊則

時亦無不善矣程子謂自是無人豈患無時謂是

也○謝君直曰三代而上國有大政大議大疑皆

決於老成人曰圖任舊人共政殷先王所以立國

也曰人惟求舊曰無侮老成人盤庚所以興也曰

汝惟商考成人周公所以誨康叔也犁老播棄格人罔敢知吉紂所以亡也罔或者舊俊在厥服平王所以東遷也

當時如召穆公及凡伯衛武公芮良夫皆老成人何云無也豈以不見信用嫌於自寓故云無

耶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傳云顛仆沛按也揭見根貌○集解云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商周之衰典刑未廢諸侯未畔四夷未起而其君先為不義以自絕于天莫可救止正猶此耳言商之鑒在夏則周之鑒在商明矣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詩故云其辭或似自警其意實以刺王詩內曰敬慎威儀曰輯柔爾顏曰淑慎爾止曰聽用我言皆語以謙和受諫而去矜傲也詩之所以名抑也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傳云抑抑密也隅廉也○箋云人密審於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集傳云抑抑威儀乃德之隅則有哲人之德者固必有哲人之威儀矣而今之所謂哲者未嘗有其威儀則是無哲而不愚矣○詩記云此詩以威儀為主乃自古論脩身者之所同蓋至切至近莫過於此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訐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箋云競彊也人君爲政無彊於得賢人得賢人則天下教化於其俗有大德行則天下順從其政言在上所以倡道○詩記云動民以行不以言德行者不言而信覺民之大者也故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集解云爲國者得人則強失人則弱循道者民之所順而背理者民之所叛也故人君必先任賢內秉直德以服天下然後先事而大謀以定政命遠圖而時告之政事既脩又能敬其威儀以

言不... 九
為民則則所以為國者畧備矣

無競者無得與之爭先也維人在人自勉也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
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姚虞佐曰亂政覆德大抵皆荒酒所致故特指言之
又有賓遠之戒○黃氏佐曰紹者所承之緒也
女縱恣意荒淫不恤國政獨不念所承之緒之重
乎而乃不廣求先王之道以克共乎明法則湛樂
甚而國緒危矣○張叔翹曰共執也所謂奉以周
旋無敢失墜之義明刑謂一言一動昭然可為天
下後世法則也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掃
庭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

蠻方

集傳云弗尚厭棄之也淪陷胥相戒備戎兵作起
也○傳云章表也邊遠也○輔漢卿曰承上章言
所為如此則必為天所厭棄矣無乃淪胥以亡如
流泉之不可止與故必夙夜戒慎無內外無遠近

無細大無常變皆當整辦飭備庶幾近而吾民有所儀表遠而蠻方有所畏避也。○疏云王既自絕於天將至成亡故告語群臣以自警戒朝廷大臣民之章表也當蚤起夜寐洒掃庭室之內勤行政事以爲民章表時屬王不恤政事王綱不振如庭內之蕪穢故假庭內不掃以見職事不理耳非戒洒掃之人令掃除也又戒將帥之臣當脩治女征伐之車馬及弓矢戎兵之器以備戎兵之動作且以驅遠蠻方使不得來侵。○箋云此時中國微弱

故復戒將率之臣以治軍實

時諸侯不享淮夷入寇故曰用過蠻方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本義云質定也。○箋云此時萬民失職亦不肯趨公事故又戒鄉邑之大夫及邦國之君平女萬民之事慎女爲君之法度用備不億度而至之事言謂教令也玷缺也王之缺尚可磨鑿而平人君政教一失誰能反覆之。○姚虞佐曰上人敬慎下民

視之為則莫不定其性命脩其職業而無放縱不檢之習是所謂質爾人民也。○集解云侯度天子所以御諸侯之法度也天子苟內失其人民而外慢其諸侯則將有不虞之禍起夫怨不在大言語之不慎威儀之不敬與人失和而怨之所從起也詩緝謂爾皆指王言箋疏謂戒內外諸臣兩說若異不妨互存蓋此詩原為警王而作緝誠有見然監謗之主怙惡不悛而並以告戒內外諸臣使各謹愆以備不虞亦老臣憂國之情所必

至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道矣無言不讐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詩記云由言者言之所由發也。○詩緝云由言自由之言。○傳云捫持也。○箋云女無輕易於教令無曰苟且如是今人無持我舌者而自聽恣也教令一往行於下其過誤可得而已之乎教令之出如賣物物善則其售賈貴物惡則其售賈賤。○本

義云言不可苟即莫有捫吾舌者而吾言自不可
妄出。李迂仲曰言行君子之樞機其施報必然
不可掩也。惠之所及子孫且受其福則怨之所積
子孫亦受其禍矣。姚虞佐曰惠于朋友足矣復
曰庶民小子者無衆寡無小大皆不可不以柔嘉
處也。

意當時厲王多以口語不檢致失臣民之心故
篇中諄諄戒之。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
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
可射思。

傳云輯和也西北隅謂之屋漏。詩緝云視爾親
友君子之時和柔顏色以接之庶哉不遠有過然
此顯明之地人皆知脩飾也視爾獨居室中之時
當庶幾無愧屋隅隱漏之處無曰此非顯明之處
而莫予見也當知神之至不可得而測度豈可厭
倦而不敬乎。

過誤一脫於身即逝而不可追故曰不遐有愆

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謹言慎動功最要
矣然豈臨時所能強制不能謹于微而能謹于
顯者未之有也故戒之云無曰不顯莫予云觀
又念放恣之久者顯且不能謹况獨居乎故復
以神明惕之與詠文德者語雖類而旨則殊矣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
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李迂仲曰辟君也人君之爲德必求盡善嘉美止
容止也○姚虞佐曰不僭謂言動無差失不賊謂

言動不暴慢投桃報李謂接待之謙厚即前惠于
朋友庶民小子之意○傳云童羊之無角者也而
角自用也虹潰也

僭謂無倫次無斟酌賊謂侵害於人○投我以
桃報之以李欲其報施之相稱也如以敬共來
者我則報之以輯柔以忠蓋來者我則報之以
嘉納斯爲宜爾若彼童而角者實以潰亂小子
則斥遠之可也而可妄聽之乎童而角謂乳臭
無知而作解事狀惟毛傳簡而精餘多失旨

家訓應云投之以桃報我以李今先云投我故更為此說

在染柔木言緝之絲温温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
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傳云緝被也温温寬柔也○箋云柔忍之木在染
然人則被之弦以為弓寬柔之人温温然則能為
德之基止言內有其性乃可以為德也忍與韌通謂寧耐也
筋力在內饒有友體屈伸從手不至摧折故曰柔忍○詩緝云人主必寬柔
然後能容受直言而德日進○集傳云人各有心
言人心不同愚智相越之遠也

愚玩語氣民各有心似拒諫者之辭言我豈無
心知乎而須爾教我也

輔漢卿曰武公三以温柔為言無不柔嘉也輯柔
爾頽也至此又明言温柔為進德之基蓋人維温
柔便是消磨了那客氣消磨得客氣德方可進故
明道謂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数為君
子小人之別消盡者為大賢而橫渠亦言學者先
須去其客氣惟温柔者可以進學

厲王之病正在剛暴温柔尤其對症之藥故此

義不一而足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

集傳云匪手攜之云云所以喻之者詳且切矣假令言女未有知識則女既長大而抱子宜有知矣人若不自盈滿能受教戒則豈有既早知而反晚成者乎○何確齋曰上言哲人惟不自滿故能進德今告以臧否而女不知者非由於知識之未開

正以滿假之爲累也

夙知則宜夙成矣今抱子而猶昏昏不辨則何時而成乎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爲用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箋云孔甚昭明也○集傳云夢夢不明也○集解云王不以爲教之也以爲虐之耳○趙士會曰既耄自謂其涉歷世故宜聽吾言也

此說爲是集傳謂九十有五時意亦復然時說

皆指王言豈有忽稱小子忽稱既老者乎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
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遘其德俾民大棘
集傳云舊舊章也止語辭棘急也○本義云我所
告爾皆舊事之已然者明非妄言也○集解云天
方艱難周室曰吾將喪其國譬如夏商其類不遠
天豈復有差忒不然者哉然王曾不悟益為邪僻
之行使民至於困急而無告也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箋云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

本義云序但言刺而不言所刺之事蓋幽厲暴虐
之主其政昏亂過惡甚多不能遍舉也

苑彼桑柔其下侯甸捋采其劉瘼此下民

毛云興不朱云比不

殄心憂倉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傳云苑茂貌旬言陰均也劉爆樂而希也瘼病也
填久也昊天斥王者也○集傳云旬徧劉殘也倉
兄與愴况同悲憫之意也○集解云桑之為物其
葉最盛然及其采之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
取以為比言周之盛時也如葉之茂其陰無所不

言原
九雅
編至於厲王肆行暴虐以敗其成業王室忽焉凋
敝如桑之既采民失其蔭而受其病故君子憂之
不絕於心悲憫之甚而至於病遂號天而訴之也
○詩故曰填者積久之名○宗國四方小國所恃
賴也今一朝傾覆猶桑未墮黃頰見將採無復蔭
庇可望矣故次章曰靡國不泯又曰云徂何往明
亂自京師禍及天下也

倉悲愴兄情況也言悲愴之情況填塞于曾臆
也

四牡騤騤旗旒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
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傳云騤騤不息也鳥隼曰旗龜蛇曰旒翩翩在路
不息也夷平泯滅也○箋云黎不齊也災餘曰燼
○本義云四牡騤騤臣吏奔走于道路也旗旒有
翩庶民召集于兵後也○集解云厲王之亂天下
征伐不息故其民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之○詩
緝云黎衆也言民無群聚之衆甚希踈矣國步國
運也頻蹙也○姚虞佐曰斯所謂將採其劉瘼此

下民者易曰君子以厚下安宅豈有民具禍以燼而國步不頻蹙者乎

集傳云自此至第四章皆征役者之怨辭也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傳云疑定也疏云安靖之義競疆也。詩故云國步蔑資

言國步窮蹙無復四方援助之可資也。集傳云將猶養也言國將危亡天不我養居無所定徂無所往誰實為此禍階使至今為病乎蓋曰禍有根

原其所從來也遠矣。詩緝云誰生厲階言王實為之也。集解云秉心無疆是以不能有所定矣惟疆而能立然後可以止亂而起靡

將猶尊也言故其塗也梗刺也如草木之梗或刺喉或刺肉也君子實維秉心無競似謂王之初心未必好為爭競率由喜事之人挑動王心遂至一發不可撲滅此誰為之乎歸咎於人忠愛之至也

憂心惓惓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俾怒自西徂東

靡所定處多我親瘠孔棘我圍

傳云宇居俾厚也圍垂也○箋云瘠病也○詩緝云我周土宇取章今日以侵削矣故憂心念之自恨生於亂世也鎬京在西中原在東自西至東無有寧居者言京師及中國皆亂也我見其病已多矣而我過垂又甚急是內外皆不得安也

為謀為毖亂况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執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傳云毖慎也○箋云女為軍旅之謀為重慎兵事

也而亂滋甚日見侵削言其所任非賢○姚虞佐曰為謀為毖亂况斯削蓋謂今天下特無深於謀而毖後患者耳倘能棄采劉之人用善良之士為謀以善其終為毖以防其患則亂况將由此削矣亂况者亂之景象也○詩故云誨爾序爵明當時在高位者皆非其人也以匪人而當國政勢必引用阿私諂賊之徒是猶執熱而不思濯手矣

如彼遡風亦孔之僂民有肅心辨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傳云遡鄉俊吧莽使也。○集解云君子見厲王之亂悶然如遡風之人吧而不息雖有欲進之心皆曰世亂矣非吾所能及也於是退而稼穡盡其筋力與民同事以代祿食而已當是時也仕進之憂甚於稼穡之勞故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言雖勞而無患也。○詩緝云民本有恭肅之心而王乃使之怠慢不及事謂奪其農時使不得耕耨也今當好是稼穡言重農也其有功力於民者則使之代耕而食言任賢也蓋稼穡當以為寶而不可輕食

祿以代耕者當擇其人之好而不可濫也

此較蘇說似貴

周析然却與上下章意脉相接

愚意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言稼穡興于下則在位者安榮于上也蓋食者民之天下者上之興與安則在上者安矣荀子云馬駭與則君子不安輿庶民駭政則君子不安政馬駭與則莫若靜之庶民駭政則莫若惠之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蟲賊稼穡卒瘁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箋云蟲食苗根曰蝨食節曰賊耕種曰稼收歛曰
穡卒盡痒病也。○傳云贅屬荒虛也穹蒼蒼天也
○王介甫曰穹言其形蒼言其色。○集傳云天降
喪亂固已滅我所立之王矣天降此蝨賊則我之
稼穡又病衰此中國皆屬盡荒危困之極無力以
念天禍也。○集解云荒空也言天下無有不罹其
禍而至於空匱者也旅衆也言群臣無肯并力以
念天禍者也

贅猶懸也卒竭也哀痛此中國之衆俱懸命於

此耗竭荒虛之地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
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率狂

箋云惠順宜徧猶謀也。○集傳云惠順於義理也
相輔狂惑也言彼順理之君為民所尊仰者以其
能秉持其心周徧謀度考擇其輔相必衆以為賢
而後用之彼不順理之君則自以為善而不考衆
謀自有私見而不通衆志所以使民眩惑至於狂
亂也。○詩記云善惡出於天下之同然者蓋曉然

易見也不順之君其肺腸不與人同不可曉解此民所以惑亂。○詩緝云自有肺腸即柳詩民各有心也

瞻彼中林姓姓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傳云姓姓衆多也。○箋云視彼林中其鹿相輦耦行姓姓然衆多今朝廷君臣皆相欺背不相與以善道言其鹿之不如谷窮也前無明君却迫罪後故窮也。○疏云谷山谷也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傳云瞻言百里遠慮也。○詩緝云聖人於人之言能瞻之於百里之外言望之而喻其意也若彼愚人禍敗已迫而不自知方且狂迷而喜樂不以為憂如此則雖諄諄然誨之亦不悟矣。○集傳云我非不能言也如此畏忌何哉言王暴虐人不敢諫也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

寧為荼毒

傳云迪進也。箋云國有善人王不求索不進用之有忍為惡之心者王反顧念而重複之言其忽賈者而愛小人。○集解云上之所好下之所趨也故民貪於昏亂安為荼毒之行以求合王意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傳云隧道也。○箋云西風謂之大風大風之行有所從而未必從大空谷之中喻賢愚之所行各由

其性。○集解云大風之起必有所從來者有空大谷則風之所從起也故善人之作也以用其善小人之行也以播其穢皆發其中之所有於外也

余嘗郊行遇大風當其衝者樹皆披靡中間如關一路然偶思大風有隧貪人敗類殆謂是與

○垢即貪汗也故下章接云貪人敗類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集解云風之起也有道類之敗也有自貪人在上

則類之所由敗也聽言道聽之言也誦言先王之
言也○姚虞佐曰君所喜聽之言則對答如響至
其可誦說之法言則如醉而不知○貪人之可惡
如此今為上者匪式穀之為用而乃頌復此貪人
是非顛倒如此將令下民何所適從乎則其貪亂
荼毒相率為悖亦勿怪矣我謂平民素非惡黨者
也○集傳云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
卑乎天榮公好專利而不備大難夫利百物之所
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此詩所

謂貪人其榮公也與芮伯之憂非一日矣

如醉者言其昏眊都不省念也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
陰女及予來赫

箋云嗟爾朋友者親而切磋之也○傳云赫炙也

○集傳云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言已之言或亦有
中猶曰千慮而一得也陰覆也我以言告女是往
覆於女女返來加赫怒於我也張子曰赫恐動也
亦通

言原
九
赫謂以氣燄熏灼之正與陰反傳訓矣為是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適
職競用力

集傳云善背工為反覆也民之所以貪亂不知止
者由此善背之人為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
力為之也民之所以邪僻者由此輩競用力而然
也反覆其言以深惡之

賈子云自古及今與民為讐者有遲有速而民
必勝之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殆所謂與民為讐

者與○職競用力謂庇護回邪之人翻力為之
主持使得播虐於衆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背雖曰匪予
既作爾歌

集傳云戾定也民之所以未定者由有盜臣為之
寇也蓋其為信也亦以小人為不可矣及其反背
也則又工為惡言以詈君子是其色厲內荏真可
謂穿窬之盜矣然其人又自文飾以為此非予言
也則我已作爾歌矣言得其情且事已著明不可

詩經大雅
百八
揜覆也

涼曰不可謂渠聞人言亦自薄言不可蓋佯應
君子之辭而實內懷不然也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
志遇裁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
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箋云自此至常武六篇宣王之變大雅○魯申公
詩說以雲漢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常武為大正續
曰此卷六篇亦奏之會朝以續周召之大正矣毛
也
詩列之民勞板蕩抑桑柔之後而謂之變大正非

按宣王中興謂之正雅亦宜但稱變已久未敢
遽更宣之小雅前後諸篇又自為正變今亦姑
仍其舊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
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
聽

箋云雲漢謂天河也昭光回轉也天河精光轉運

作天時旱渴雨故宣王夜仰視天河望其候焉曹氏

曰夫雲合散不常漢則隨天而轉○詩故云占候

漢之在天似雲非雲故曰雲漢○之術欲知雨

期當觀天漢有無雲氣若雲氣塞河漢者雨候○

也暴有黑氣相逐于天漢中不出三日當雨○

王介甫曰靡神不舉群祀之廢者皆舉之○周禮

荒政十有一曰索鬼神○曹氏曰天災有幣無牲

此諸侯之禮若祭法所謂祈禳于坎壇雩宗祭水

旱皆用少牢天子則有牲矣

寧莫我聽言寧獨不我聽乎怪而歎之且疑而

望之也

早既太甚蘊隆蟲蟲不殄裡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

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集傳云蘊蓄隆盛也蟲蟲熱氣也○王介甫曰自

郊徂宮上下奠瘞則天神地祇○人鬼内外上下

無不裡祀矣克勝也在宮之神莫尊於后稷既無

以勝旱災在郊之神莫尊於帝又不顧我○集解

云窮而無告故曰與其耗敗下土寧使我躬當之

無使人入被其患也

熱氣上蒸回旋而起如多蟲蜿蜒之狀故曰蟲

早既太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權傳云推去也○王介甫曰不可推者不可推知其故也○集傳云如霆如雷畏之甚也○詩緝云上帝怒我不狹我有遺類何不畏先祖之業摧落乎庶天以先祖之故而矜念之

早既太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群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傳云大命近止民近死亡也○集傳云無所無所容也瞻仰顧望也群公先正月令所謂雩祀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以祈穀者也於群公先正但言其不見助至父母先祖則以恩望之矣所謂垂涕泣而道之也

大命近止合國命民命而言寧猶能也唐士雅曰連下數字字有號呼瞻戀之意

早既太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暎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群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遜

傳云滌滌山無木川無水也○集解云旱甚則山川草木皆盡如滌去也○詩緝云昊天上帝如厭棄我寧使我遯去以避賢者毋以我故而害百姓也

滌滌猶濯濯也寧俾我遯甚言無地自容○詩緝訓寧前後頗殊愚意數寧字雖或有間然其語脉皆活前胡寧忍予言寧能忍我至此而曾不憫念與此章寧俾我遯言豈將使我遯去以避此位與且歎且疑乃見當時徬徨無聊之情直說便感味矣

旱既太甚黽勉畏去胡寧瘼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且無悔怒

集傳云黽勉畏去者出無所之也○詩緝云始欲遯去又念民命方急當思救之故黽勉於此不敢去也天何徧病我以旱乎皆由政失必自取之但不知何故而致此也因念豈有得罪於神祇者乎○箋云虞度也我祈豐年甚旱祿四方與社又不

言
晚天曾不度知我心肅事明神如是明神宜不恨
怒於我我何由常遭此旱也○傳云悔恨也

旱既太甚散無友紀鞠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
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仰昊天云如何里
集解云旱既太甚國用空竭無以紀綱群臣朋友
○徐子先曰朝廷職事上下相司鉤繩相布故曰
友紀○詩緝云群臣以救旱之急於常務不暇整
理故散無友紀也庶正冢宰皆寃心祈禱賑救之
事以致勞瘁故云窮哉病哉窮言勞苦之極也自

庶正冢宰下至左右之臣靡不周徧言無一人不
勞瘁也里田里也王仰天歎曰田里之間如何乎
憂之之詞也○黃伯起曰無不能止言群臣盡力
救旱且無不能止過其旱勢者不知上天云何而
不感格也

瞻仰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羸大命近止
無柰爾成何求為我以疾庶正瞻仰昊天曷惠其寧
傳云嘒衆星貌假至也疾定也○集傳云久旱而
仰天以望雨則有嘒然之明星未有雨徵也然群

臣竭其精誠而助我以昭格於天者已無餘矣。雖今死亡將近，豈可棄其前功乎？當益求所以昭格者而脩之，非求為我之一身而已。乃所以定衆正也。於是語終，又仰天而誦之曰：果何時而惠我以安寧乎？○集解云：以定衆正，未有民不寧而庶官定者也。○唐士雅曰：此亦勉諸臣救災而情詞愈蹙，若自不敢望回天意而惓惓然冀賴於群臣者。宣王憂國憂民之心，可謂切至矣。○李迂仲曰：左傳宋大水，公子御說對魯數語耳，而臧孫違曰：是

宜為君有恤民之心，宣王之憂民如此而不申興乎？

詩記云：宣王之初，雅始於六月言其功也。其大雅始於雲漢言其心也。無是心安得有是功哉？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

賞申伯焉。

箋云：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也。尹，官氏。申，國名。

集傳云：王舅申伯出封于謝，尹吉甫作詩以送之。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傳云山高而大曰崧郭景純曰今中嶽嵩高蓋依此名然凡高而大者皆可名之曰崧非專指中嶽也嶽四嶽也。箋云四嶽卿士之官掌

四時者也。因主方嶽巡守之事在堯時姜姓為之。德當嶽神之意而福與其子孫。歷虞夏商世有國土。周之甫也。申也。齊也許也。皆其苗。甫申申伯也。甫甫侯也。美此俱出四嶽。故連言之。○詩緝云首章以仲山甫此申伯也。詩人之意謂申伯佐宣王中興闢國家之運。則其生必不允。故設為神異之辭。言嶽降其神以生仲山甫。及申伯當時仲山甫

為相。申伯亞於山甫。美申伯而山甫並言。蓋謂申伯與山甫伯仲間。爾借山甫以大申伯也。維此申伯及山甫皆為周室之翰幹。四國則于以蕃蔽其患難。四方則于以宣布其德澤。蓋山甫兼摠內外之任。而申伯則專主蕃宣之職也。○鄒嶧山曰先言其在朝輔相之功。為下章封謝張本。

疊疊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傳云纘繼也。謝周之南國也。召伯召公也。

疏王肅曰召穆

公為司空主繕治登成也功事也○詩緝云申伯亶亶然勉於職故王繼之以事其任益重也往邑謂去京師而就國邑往謝指其邑之所在也登升也元為諸侯今為州牧是升也世世執守其功長為州牧也

召康公嘗居南國領西諸侯至是又命申伯領之故曰王纘之事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傳御遷其私人

傳云庸城也徹治也箋云治者正其井牧定其賦稅○謝君直曰

由漢以來功臣賜田宅者多矣未聞天子命元勳

重德董其事者定申伯宅徹申伯土田皆曰王命

召伯蓋申伯必有非常之功惜經史不載也○集

傳云傳御申伯家臣之長也私人家人遷

使就國也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

王錫申伯四牡騶騶鉤膺濯濯

集傳云俶始作也藐藐深貌○傳云騶騶壯貌鉤

言石大雅
百六
膺樊纓也濯濯光明也。○鄒嶧山曰就封有日故錫之車馬以華其行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傳云乘馬四馬也寶瑞也。○詩緝云申伯以異姓受金路異恩也故侈君之賜而申復言之申伯侯爵當賜信圭耳稱介圭亦侈君賜而美大言之寶玉以分同姓今賜申伯亦異恩也此詩多申復之詞既曰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申伯之功召

伯是營既曰南國是式又曰式是南邦既曰于邑于謝又曰因是謝人以作爾庸既曰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又曰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既曰謝于城歸又曰既入于謝既曰登是南邦世執其功又曰南土是保既曰四牡騶騶鉤膺濯濯又曰路車乘馬每事申言之寓丁寧鄭重之意自是一體。○詩記云周官介圭雖天子所服然韓奕云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則是諸侯瑞圭蓋介之為言大也詩人美大其圭而稱之非周官之介圭也。○徐士彰

詩原大雅
百一十
曰南土是保欲其保鄣一方為南國巨鎮非但自保其國而已即首章維翰之意

申伯言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城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糗式遄其行

詩緝云郿豐皆在鎬京之西今乃餞于郿者命申伯為州牧改邑于謝必册命于文王之廟故告廟畢而餞于郿也祭統云賜爵必于太廟文王之廟在豐故告于豐也○集傳云言信邁誠歸以見王之數留疑於行之不果故也峙積糗糧遄速也召伯之營謝也則已歛其稅賦積其餼糧使廬市有止宿之委積故能使申伯無留行也

塗次苦滯故以速至為安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傳云番番勇武貌徒御嘽嘽言喜樂也不顯申伯顯矣申伯也○箋云憲表也言為文武之表式○姚虞佐曰番番老貌見申伯不特王之元舅且國之元老也○徐士彰曰天下以京師為根本京師

以列國為藩垣藩垣得人根本所由以固也故喜之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徐士彰曰文武是憲則文武兼資柔惠且直則剛

柔相濟。錢氏曰揉謂柔伏之。曹氏曰揉謂矯

而之正蓋柔曲而使之直也愚謂揉兼二意和曲者揉之使直彊硬者

揉之使馴使其方中知而。詩緝云所言王室依

賴諸侯表式皆天下安危大計是其詩之大也美

其功以勉之是其風之好也。薛仲常曰述於言

為詩歌於工為誦其聲足以感人為風使其人本

不足美而謬為鋪張揚厲雖有善作者能使之碩

且好乎此見申伯德望所致非自譽其文也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集傳云宣王命仲山甫築城于齊尹吉甫作詩以

送之。陳少南曰嵩高烝民皆送行之詩而以為

美宣何也蓋人君委任得人而僚友之間賦詩以

相娛樂則人君之美莫大焉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天監有周
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箋云秉執假至也傳云仲山甫樊侯也○集傳云
天生衆民有是物必有是則蓋自百骸九竅五臟
而達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非物也而莫
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之聰貌之恭言之順君臣
有義父子有親之類是也是乃民所執之常性故
其情無不好此美德者而况天之監視有周能以
昭明之德感格于下故保佑之而為之生此賢佐

曰仲山甫焉則所以鍾其秀氣而全其美德者又
非特如凡民而已也○詩緝云於均稟同賦之中
而有賢者獨鍾氣之粹是關於國家盛衰之數而
非偶然也

物即形色則即天性○昭格者精明感格也自
周言之實乃昭格于上自天監之故為昭格于
下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
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箋云古訓先王之令典也式法也力猶勤也傳云
若順賦布也。○黃葵峰曰柔而嘉美即所謂懿也
故適中乎天生之物則。○黃氏佐曰令儀所謂淑
慎爾止也令色所謂輯柔爾顏也。○詩緝云既曰
令儀令色則動容周旋皆中禮矣又曰威儀是力
何也蓋雖有德則威儀自形而謹其威儀者亦所
以檢攝而養其德也故致禮以治躬則莊敬外貌
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可不勉歟。○
徐士彰曰天子是若將順其美也。○王介甫曰天

子有命則使仲山甫賦之。○詩記云柔嘉維則不
過其則也過其則斯為弱不得謂之柔嘉矣令儀
令色小心翼翼言其表裏柔嘉也古訓是式威儀
是力言其學問進修也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言其
發而措之事業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德

愚按上文皆一韻至末二句轉入別調則天子
是若亦當作天子信從山甫此二句自相為首
尾不宜泥三是字遂與上文例看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績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

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集傳云出承而布之也八行而復之也喉舌所以出言也發發而應之也。詩記云外則摠領諸侯內則輔養君德八則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職

按山甫為相居內者其常也出而城齊者暫遣之耳故曰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呂說宜會大意內外出入等字不可執泥且即山甫在內不出何嘗不可云式百辟賦政四方耶。發達也

作而起也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集傳云肅肅嚴也將奉行也若順也明謂明于理哲謂察于事。詩記云既明且哲而後可以保身甚矣保身之難也說者或謂仲山甫事宣王則保身者非全身遠害之謂蓋誤矣保身乃已事豈為治亂而增損哉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非未節也至於偷生徇私養小失大如是而全身遠

害則君子賤之耳。○朱克升曰竭力殉國者或不
能自完明哲遠害者或不能體國惟仲山甫兼之
所以尤難

將王命申前出納王命明若否申前式是百辟
但上章言授職此章言稱職耳。○知彰曰明知
微曰哲灼見其已著且蚤見于未然故能以保
其身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
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集傳云茹納也。○蕩傳云彊禦彊梁禦善也。○詩
緝云此言仲山甫之德剛柔不偏也。而二章首舉
其德獨以柔嘉維則蔽之崧高稱申伯終論其德
亦曰柔惠且直然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

過於含忍曰茹過於發洩曰吐凡人性柔者易
過於含忍性剛者易過於發洩柔剛各據其本
質言之非謂茹人吐人也疏謂常情遇柔者則
茹食之遇剛者則吐出之誤矣剛柔得中故不
侮鰥寡不畏強禦。○易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

知剛萬夫之望合此二章觀之仲山甫其庶幾乎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集傳云輶輕也儀度圖謀也衮職王職也不敢斥言故曰衮職有闕○鄒嶧山曰心誠愛而恨無以助之正是愛之深處○箋云莫能助之者多仲山甫之德歸功云爾

人莫能助山甫山甫乃能補君摠見其造位崇

高備道完美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詩緝云業業動而不息也捷捷敏也○傳云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箋云彭彭行貌鏘鏘鳴聲以此車馬命仲山甫使行言其盛也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集傳云式遄其歸不欲其久于外也穆深長也清風清微之風也。○詩緝云山甫心在王室其在外多所懷思故作此詩以慰其心。○徐士彰曰以山甫之賢謂宜置諸左右使之朝夕納誨一城齊之後當時豈無堪其任者而何足以煩山甫此詩首章叙其保天子六章言其補衮職而未章又以遄歸慰心為言吁吉甫之意深矣。○張叔翹曰吉甫之作誦以慰山甫亦以諷王也夫漢臣尚有辭淮陽而願出入禁闥者山甫豈無是心而大臣遠後間疏之漸識微如吉甫者安得不深致意哉遄歸之語可為三復

或云每一誦及山甫之德穆然如清風之在耳言喜談而樂道之也仲山甫永懷永懷仲山甫也倒語耳慰其心吉甫自慰也與首章好德之旨相應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李迂仲曰能錫者錫者非妄予得者非妄受也春秋錫命者三皆不應得而得者可謂能錫命乎。○

集傳云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歸詩人作此以送之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
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
幹不庭方以佐戎辟

傳云奕奕大也甸治也。○詩緝云宣王命韓侯為
州牧是其興衰撥亂之事詩人因地起興以宣王
之功配禹也言梁山在韓國境內奕奕然高大昔
有水患乃大禹甸治之今宣王中興有倬然著明

之道俾韓侯受命為侯伯亦在梁山之旁其功與

大禹先後相輝也

功莫大於禹故詩人言人君之
功多配禹言之如信南山文王

有聲是也

有倬其道言周道粲然復興也纘女祖考意

其先世嘗為州牧幹不庭方謂以王命討不庭也

○集解云不庭不來庭者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八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
王錫鞶侯淑旂綏章鞶第錯衡玄衮赤舄鉤膺鏤錫

鞶鞞淺幘絳革金厄

傳云脩長張大也

駟傳云張腹
幹肥張也

淑善也交龍為旂

綏大綏也錯衡文衡也鏤錫有金鏤其錫也鞞革也鞞軾中也淺虎皮淺毛也幪覆式也厄烏蠲也○箋云王為韓侯以常職來朝享之故故多錫以厚之善旂旂之善色者也綏所引以登車有采章也簟茀漆篔以為車蔽今之藩也鈎膺樊纓也肩上曰錫刻金飾之今當廬也倬革謂轡也以金為小環徃徃纏搯之○曹氏曰周官典瑞五等諸侯各執其圭璧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既覲則王班而復之乃以車馬旂服賜之倬以倬皮為轡其有餘而垂者謂之革

王介甫曰淑旂綏章于緋後建之篔服在後衡在左右鈎膺鏤錫鞞軾淺幪倬革金厄則皆在前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餼維何魚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遵豆有且侯氏燕胥

傳云屠地名也蔌菜菽也蒲蒲菹也○箋云顯父周之公卿也筍竹萌也蒲深蒲也王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詩記云侯氏謂韓侯也覲禮來朝之諸侯皆曰侯氏○集傳云胥相也

胥者相通之意謂其與主餞者情意款洽也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
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
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箋云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故
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邾州黎比公也姊妹之子
為甥蹶父卿士也王之甥卿士之子言尊貴也不
顯顯也光榮光也○傳云祁祁徐靚也如雲言衆
多也諸娣衆妾也○輔漢卿曰此章言韓侯覲禮

既畢遂就王國親迎以歸也○姚虞佐曰方叙天
子錫命及取妻一節者何蓋婚娶大禮行於錫命
之後恩光寵賁迥出尋常故併叙之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姑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
土川澤訐訐魴鱖甫甫鹿鹿嘒嘒有熊有羆有貓有
虎慶既令居韓姑燕譽

傳云姑蹶父姓也訐訐大也甫甫然大也嘒嘒然
衆也○王介甫曰婦人稱姓今以姓配夫之國故
謂之韓姑○集解云蹶父以王事行於四方為子

相善處而嫁之莫如韓之樂者○箋云甚樂矣韓之國土也川澤寬大衆魚禽獸備有言饒富也○集傳云慶喜令善也喜其有此善居也燕譽安樂也

蹶父非為相攸而出言其意中事耳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集傳云燕召公之國也韓初封時召公為司空王

命以其衆為築此城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之類

○傳云韓侯先祖武王之子也因時百蠻長是蠻

服之百國也追貊戎狄國也○箋云韓侯先祖封

韓為侯伯其州界外接蠻服因見使時節百蠻貢

獻之往來後君微弱用失其業今王以韓侯賢故

於入覲使復其先祖之舊職○徐子先曰因者因

俗為政羈縻馴習之意所謂疆以戎索是也○謝

君直曰高城深池可以固圉徹田為糧可以足食

宣王為邊方慮亦遠矣

詩原
林少穎曰宣王時北有獫狁南有荆蠻東有徐夷
故式是南邦以申伯城彼東方以仲山甫奄受北
國以韓侯其為謀甚悉而犬戎自西作焉夫四隅
而防其三有變出於不備之方

此說似矣然西則王都也其勢甚重故不須更
立侯伯耳非不備也且非幽王失道之甚內外
離乖彼犬戎者何能為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箋云召公召
穆公也名虎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
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集傳云浮浮水盛貌滔滔順流貌鋪陳也陳師以
伐之也。王介甫曰武夫滔滔則以其衆逝也。

集解云行者皆莫敢安徐曰吾之來惟淮夷是求
是鋪言用命也。○詩緝云宣王命召虎平淮南之
夷由江漢進兵因以起興言江漢合流浮浮然水
滿而流猶士卒滔滔然順流而下其勢不可禦也
即常武如江如漢之意持重之師不貪利疾趨疑

於遲緩故言非敢安處非敢遊息當時南征北伐
四方畧定惟淮夷未平故召公從容臨之而有餘
也下匪安匪舒意與此同

按匪安匪遊匪安匪舒蘇言其急正訓也嚴謂
其徐反形也其說各不相妨要之節制之師正
自緩急合度耳說詩者宜虚心體會未可遽黨
同而代異也○來鋪謂普被之

江漢湯湯武夫泱泱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
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釋文云湯湯流盛也○傳云泱泱武貌○李迂仲
曰所謂經營四方但是經營淮夷耳如後世征伐
夷狄類云有事于四方○詩緝云外寧則內安故
四方平則王國庶幾安定無有叛戾乖爭者向也
宣王以天下未安為憂今則可以安寧矣不言戰
事者淮夷望風而服不待戰也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
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朱子曰再見江漢者繼上事啟下事也○箋云滸

水涯也。武法疾病亟急也。○集傳云：極中之義也。居中而為四方所取正也。○詩緝云：古人伐叛討貳之後，必去其苛政，平其賦歛，以慰民心。故此章言徹法之事，武事僅定而即行疆理賦稅之法，疑於病民，且疑於急迫矣。然而非疾非棘也。蓋什一天下之中正，乃我周之定制，欲天下皆於王國來取中焉耳。淮夷在南，故曰至于南海。○李迂仲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此以見復文武之境土也。○王命召虎，未旬未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

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詩緝云：武功已成，疆理已定，故此章述召虎之功而錫命之。旬，均宣布也。向者淮夷之民獨不霑王化，是不均也。由淮夷之君壅遏而不宣也。故王命召虎，旬均而宣布之。○傳云：召公，召康公也。○箋云：召康公，召虎之始祖也。昔文武命召康公為之，損幹之臣以正天下，為虎之勤勞，故述其祖之功以勸之。○集解云：肇，開也。開敏於戎事也。○詩記云：自召康公之後，其風烈寂寥無聞矣。至穆公

始復敏於從事以繼其烈

釐爾圭瓚秬鬯一自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傳云釐錫也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占罍也九命賜圭瓚秬鬯文人文德之人也諸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土田附庸。箋云周岐周也自用也宣王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使虎受山川土田之賜命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拜稽首者受王命策書也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稱言

使君壽考而已。集傳云古者爵人必於祖廟示不敢專也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謂文王也。謝君直曰錫山土田必使召虎受賜于岐周用文武封康公之禮以待之此時此意賞非宣王之賞是稟命於乃祖文武也功非召虎之功是受教於乃祖康公也三代令主不責臣子以事功而惟勉之以忠孝本乎天理人心以感動之此其所以入人之深與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

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箋云對答也。○傳云考成矢施也。○詩緝云對揚如說命對揚天子之休命對謂答其命揚謂奉揚而行之成者毀之對康公立大勳于王室而後世子孫不能繼之則康公之功業將毀矣王稱虎能繼康公之功虎謂王命如此我不敢不勉期為康公之成謂不毀墜其功也。○集傳云穆公既受賜遂答稱天子之美命作康公之廟而勤王策命之辭以考其成且祝天子以萬壽也既又美其君之

令聞而進之以不已勸其君以文德而不欲其極

意於武功古人愛君之心於此可見矣又曰此上四章皆述

王册命召穆公與穆公復于王之詞首尾大抵類今人所藏古器物銘識蓋古人文宇之常體也

張叔翹曰洛水當承平而曰作六師江漢方用武而即曰矢文德蓋周之君臣素講於文武并用之道也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

朱子曰詩中無常武字召穆公特名其篇蓋有二

義有常德以立武則可以武為常則不可此所以有美有戒也。詩緝云宣王憤揮天戈克淮服徐無不如意召公慮其狙勝而喜功也故因美而戒之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師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詩緝云赫赫威嚴也明明光顯也南仲太祖世將也大師將尊也著皇父其人賢也命之整飭其軍旅脩治其戎事師嚴器備當恭敬而臨之戒懼而

處之以惠南方之國淮夷徐戎挺亂南國皆被其禍宣王之師蓋除暴以安民也。集解云皇甫以卿士而兼大師其大祖南仲則文王之所使伐獫狁者也蓋稱其世功以褒大之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輔漢卿曰天子親命太師以三公出將又使內史命司馬以六卿輔之大將則摠其綱副將則詳其目。集解云內使掌策命之事時尹吉甫以卿士

兼其職策命程伯休父為司馬使之左右陳其行列而戒令之往循淮上而視徐土無久留其處以患苦其民兵以速為尚久則毒民而傷財。沈仲容曰孫子云兵聞拙速未睹遲之巧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常武所以戒留處也

左右者輔翼而維持之陳行猶行陳耳非必謂分列左右也戒者整飭而警戒之。三事之說諸家各異傳謂為淮徐立三有事之臣箋謂三農之事就業俱覺廓落袁氏謂三事之臣速歸

就職則班師後事耳不宜預道於此也竊意三事即三卿行軍之事古者師出則司馬掌其誓戒司徒給其糧餼司空治其營壘各有職掌故云三事耳就緒者言各有統紀也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傳云赫赫然盛也業業然動也舒徐也保安也。集傳云嚴威也天子自將其威可畏也王舒保作舒徐而安行也紹糾緊也遊遨遊也繹連絡也騷

擾動也夷厲以來周室衰弱至是而天子自將以
征不庭其師始出不疾不徐而徐方之人皆已震
動如雷霆作於其上不遑寧矣○詩緝云宣王先
征淮夷而後及徐方此兵行猶未及淮夷而徐方
已震驚蓋淮夷服屬於徐舉其大者言之也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如虓虎鋪敦淮濱
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箋云王奮揚其威武而震雷其聲而勃怒其色前
其虎臣闕然如虎之怒也其兵於淮水大防之上

以臨敵就執其衆之降服者○王介甫曰鋪敦者
厚集其陳也○埤雅云虎之自怒虓然云然者言
將師之勇發於忠毅非激而怒之也○釋詁云仍
因也虜者囚係之名○詩緝云截然整齊于彼淮
浦之上者是王師之所處也○集傳云截截然不
可犯之貌

仍接續意言前後相仍狀其多也虜者捕獲生
口也義兵不拒來降豈復就執箋說誤矣截者
勢不可動遏絕行旅又若截斷淮流者然故曰

截彼淮浦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箋云嘽嘽閒暇有餘力之貌其行疾自發舉如鳥
之飛也翰其中豪俊也江漢以喻盛大也苞本也

山本以喻不可驚動也川流以喻不可禦也○疏

云兵法有動有靜靜則不可驚動故以山喻動則

不可禦止故以川喻徐士章曰對舉動○集傳云

緜緜不可斷也翼翼不可亂也不測不可知也不

克不可勝也○徐子先曰緜緜翼翼紀律明也不

測不克智勇備也○姚虞佐曰濯征云者洗滌其

污穢而成與維新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

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傳云猶謀也○箋云還歸振旅也○詩緝云師方

臨徐不戰而服於是美宣王之道允信塞實故能

致此蓋以道服非以力勝也前此三方已定惟徐

自異今其來同是天子之功也四方既已平定徐

詩原八九
方來在王庭王度其心不復回轉謂今可以還歸
矣言天下晏安不須用武也王猷允塞王曰還歸
皆因以為戒也

愚意王猶允塞特言其謀出萬全而無隙漏耳
至四方既平王曰還歸則諷諭之旨也蓋恐其
有乘勝長驅之氣故蚤為此結局之語以約之
使其潛沮而不發也

解頤新語云召穆公之意謂德可常武不可黷故
先極言其用兵之盛以滿其志卒章乃陳警戒之

言故其言易入也昔之為詞賦者或竊取其義而
後人以曲終奏雅勸百諷一譏之是不知其得古

詩之意也○詩緝云周興西北岐豐去江漢最遠
故淮夷難服從化則後倡亂則先周人經理淮夷
用力最多成王初年淮夷同三監以叛其後又同
奄國以叛伯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至厲王之時
四夷交侵宣王一命吉父北方旋定繼命方叔伐
蠻荆後命召公平淮南之夷又命皇甫平淮北之
夷蓋南方之役至再至三淮夷未定則一方倡亂

言不...大雅
天下皆危故淮夷平然後四方定此江漢常武所
以為宣王之終事而繫之宣王大雅之末也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箋云凡伯天子大夫

集傳云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
士民其瘵蠹賊蠹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瘵
詩緝云仰天而訴之天命幽王為君是降此大惡
○集解云國有定則民受其福無所定則受其病
於是有人為之蠹賊刑罪為之罔罟凡此皆民

之所以病也○王介甫曰夷平也○輔漢卿曰靡
有夷屆靡有夷瘵則士民之病未已也○姚虞佐
曰蠹賊正指婦寺言召旻云蠹賊內訌昏椽靡共
亦是此意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
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箋云此言王削黜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輔漢
卿曰人有土田四句承上蠹賊之言而述其侵牟
奪取之無厭此宜無罪四句承上罪罟之言而述

其拘繫縱釋之顛倒

國語范文子云勝荆與鄭則君必伐智而自用大其私昵而益婦人田不奪諸大夫田則烏取以益此幽王既聽信婦寺意當時必有類此之

事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箋云哲謂多謀慮也。○集傳云哲婦蓋指褒姒也

寺奄人也言男子正位乎外為國家之主故有知則能立國婦人以無非無儀為善無所事哲哲則適以覆國而已今此懿美之哲婦實為梟為鴟蓋以其多言而能為禍亂之梯也若是則亂豈真自天降哉特由此婦人而已蓋其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是惟婦人與奄人耳豈可近哉上文但言婦人之禍未句兼以奄人為言蓋二者常相倚為奸不可不并以為戒也歐陽公嘗言宦者之禍甚於女寵其言尤為深切有國家者可不戒哉○

徐子先曰正人君子之言足以為我教誨若婦寺之言則敏對以成奸飾巧以亂實為譖為愬而已何教誨之有此詩人微婉之辭也

愚意匪猶匪人之匪言專以非道教誨人也

鞫人忤忖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傳云鞫窮忤害忤變也○胡庭芳曰鞫如鞫訊之鞫推勘窮究之意○詩緝云婦寺之輩以忤害變詐而窮屈人不可究詰始則譖毀之終則背棄之

其為惡豈曰不極至乎何故為慝惡而不已也○集傳云竟背者無驗於後也伊胡為慝者彼不自以為惡也○箋云識知也賈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子及知之非其宜也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紝之職而與朝廷之事其為非宜亦猶是也

愚意竟背宜如集傳豈曰不極宜如詩緝伊胡為慝則皆未然詩旨若謂此輩之惡豈曰不極乎而人主徃徃狎溺之謂伊輩胡能為惡耶自

古英主失於此者多矣况昏庸者哉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
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傳云刺責富福也。○集傳云介大也弔閔也言天
何用責王神何用不富王哉凡以王信用婦人之
故也介狄即指婦寺猶所謂女戎也今王舍之不
忌而反以我之正言不諱為忌何哉夫天之降不
祥庶幾王懼而自脩今王遇災而不恤尚不慎其
威儀又無善人以輔之則國之殄瘁且矣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
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傳云優渥也幾危也。○箋云罔羅罔也。○薛仲常
曰天方降罔然苟有善人以輔之猶足以回天意
人之云亡則邦國殄瘁必矣君子所以憂且傷之
也

罔迷亂也天降昏採使賢奸混淆用舍倒植世
界汙濁故曰降罔

膚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

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箋云檻泉正出涌出也甯沸出貌。○集解云泉之
冽也其源深矣幽王之敗其所從來者亦久矣非
今日而然也。○許南台曰憂寧自今蓋自初進褒
姒之時已有先憂君子見於幾先類如此。○集解
云藐藐高遠貌惟天高遠雖若無意於物然其功
用神明不測雖危亂之極亦無不能鞏固之者王
苟能改過自新而不忝其祖則天意可回來者猶
必可救而子孫亦蒙其福矣。○姚虞佐曰無忝皇

祖語有深意昔太姒之嗣徽文王之刑于寧有如
今日所為者

泉為氣機所鼓漢涌而出甯喻其聲沸貌其形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集傳云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

昊天疾威天篤降喪瘖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
荒

姚虞佐曰昊天方垂愍于下民亦若此其疾威乎
○箋云瘖病也荒虛也。○集傳云居中國也圉邊

陸也

天降罪咎蟲賊內訌昏椽靡共潰潰回適實靖夷我邦

傳云訌潰也椽天椽也潰潰亂也○箋云夷滅也

○鄒嶧山曰罪咎謂蟲賊昏椽之人陷斯民于羅

網之中使無所措其手足○胡庭芳曰小人之害

在內蟲賊之害椽亦在內故曰內訌○徐子先曰

訌潰也言如癰疽之內壞也○詩故曰蟲賊內訌

謂褒姒潰潰回適謂皇父冢仲伯允棨子之徒也

昏椽謂昏惑于王椽喪國本也

靖夷箋解為徑靖盡也靖夷猶云掃蕩耳

卑卑訛訛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

貶

集解云卑卑多告訴也訛訛多諛謗也小人卑卑

訛訛曾無有知其瑕疵者○箋云貶隊也我王之

位甚隊矣言其侵侮政教不行後犬戎伐之而周

與諸侯無異詩緝從箋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傳云潰遂也

項平甫曰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甚者為潰怒遂之甚者為

潰遂亂之甚者為潰亂皆一理也

苴水中浮草也。王介甫曰民

蕩析離散無復生理故曰如彼棲苴。○箋云國亂

曰潰

草之勃發者奮決而出故曰潰茂即莊子所謂

怒生也浮草挂木上者曰棲苴今大水落後多

有之言其餘息或存懸命不久也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䟽斯稗胡不

自替職兄斯引

唐士雅曰昔先王之時天下殷富不若今時而今

時之疚亦不意至此。○詩緝云國家事勢本不如

此特小人壞之耳苟小人退而君子進則其病去

矣夫彼小人如䟽麤之糲米此君子如精糲彼小

人何為不自退廢以避君子乃職主援引其黨乎

○集解云君子與小人精粗不同可指而知也兄

益也引長也言益長其亂也

按箋云米之率糲十糲九鑿八侍御七糲糲相

隣猶之粗米耳則䟽糲皆小人之喻也斯語辭

或曰疏斯者狀糶米粗惡之態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
職兄斯弘不裁我躬

傳云頻厓也泉水從中以益者也。○詩緝云池水
由外而灌其竭也不云自頻厓之不入乎泉水從
中以益其竭也不云自中之出乎喻內外耗竭
也溥徧被害而小人猶主弘大之是豈不裁我躬
乎亂則爾小人亦受禍也。○集傳云首四句言禍
亂有所從起而今不云然也

首四句言不推究事理原委之故如京師者天
下所灌輸也國用何由而匱外之民力耗竭灌
輸不繼故國用匱也民與土者財用所從出也
民力何由而竭內之號令不時誅求無藝故民
力竭也不及其本而維末是求其竭也無日矣
今日之戎首必他日為禍先故以裁躬惕之不
曰爾而云我者示忠告也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
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傳云辟開蹙促也。○箋云先王受命謂文王武王時也。召公召康公也。○曹氏曰當時禍亂雖已窮極然去宣王中興之日不遠其舊臣故老豈無尚存者乎只說不尚有舊而有之不用意自冷然言外了而不了含蓄無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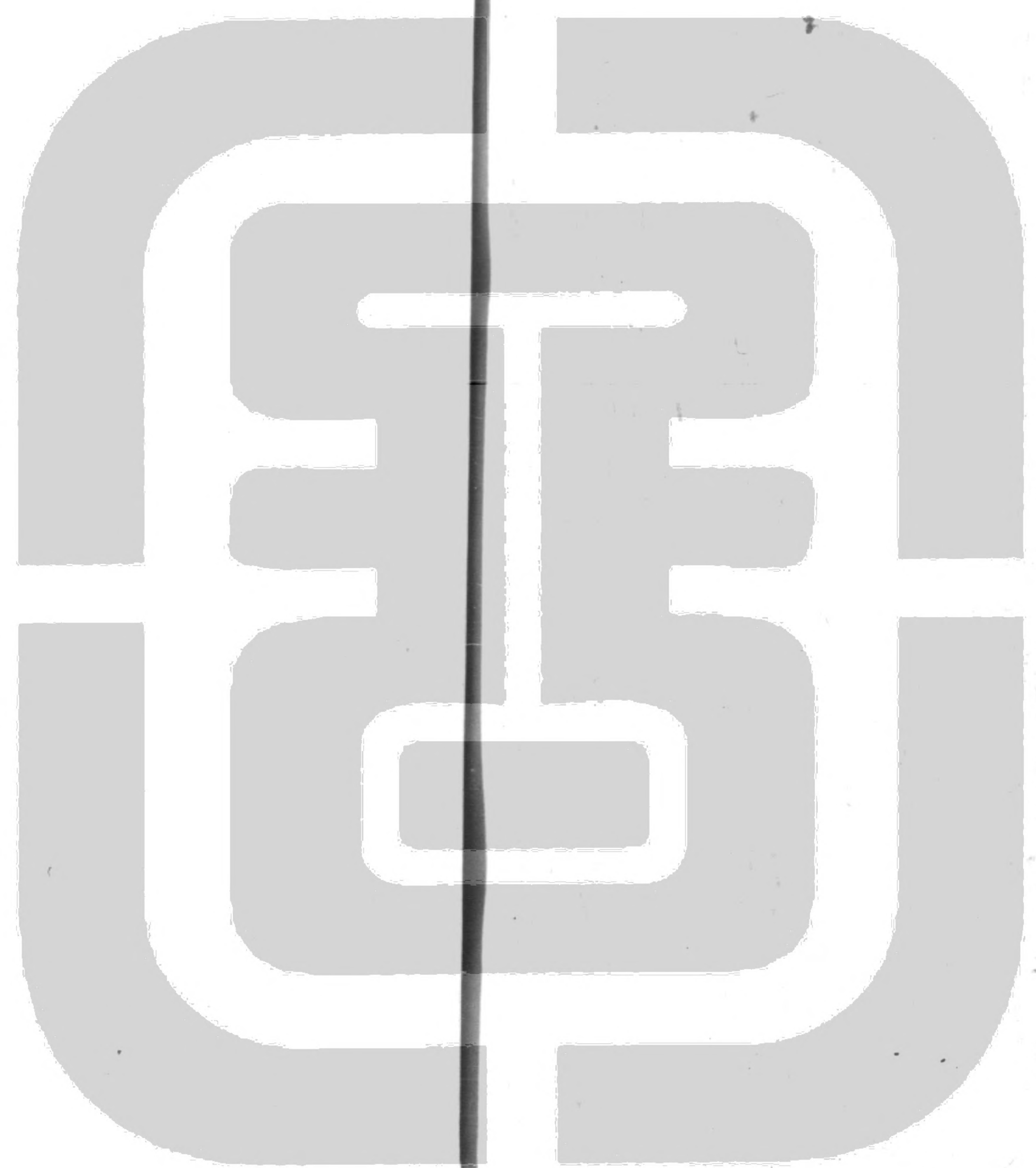
潘筮江曰瞻卬召旻二詩義深遠矣。瞻卬言內惑於寵妾召旻言外嬖於小人。蓋內有褒姒之寵則外無召公之臣矣。低昂輕重之勢如持衡然故曰后宮色盛則賢者隱微。群婢昌言則善類喑啞。邦

國殄瘁恒必由之二詩非萬古永鑒哉。

陳君舉曰周南係于周公召南係于召公豈非化之盛者必有待於二公也。至於風之終于邠雅之終于召旻豈非化之哀者必有思於二公也。

蘇子瞻曰季札觀周樂以為大雅曲而有互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大雅之變作於大臣其言天人之際婉曲之中直體存焉。故其辭廣小雅之變作於群臣其言天人之際雖若迫切而猶雍容士大夫言詞氣象自與凡民異耳。

大雅在位之人以諫為正小雅去位之人以諷
為正詞旨雖或有異要之亦易地則皆然耳



德